



雙溪文集卷之十二

宋軍器大監光祿大夫婺源縣開國男王炎著



表

太上皇帝聖誕賀表 賀皇帝



覆永膺眉壽以儲祥舜孝日嚴復即首時而稱  
宮之喜氣溢諸夏之歡聲 中賀 竊以漢前殿之

卮唐凌烟之置酒非有無疆之景福莫能申講於上  
儀額是寵休屬於華旦 中賀 恭惟陛下欽承慈訓纘紹  
皇圖軋稱父以至尊大函三極日為君而久照光著重  
輪事克傳於千古之前禮再舉於十年之後母兼乎愛



翟衣愈共於康寧下被其恩鳩杖寢多於耆艾臣外居  
侯服遙望宸廷象煥鈞鈴仰覩聖人之至德策增寶鼎  
頤齊太帝以長生

太上皇后聖誕賀皇帝表

母儀正位配慈極之無疆聖孝竭誠喜壽祺之有衍盛  
儀行於廣內和氣溢於區中中賀竊以禮莫大於奉親  
福尤難於得壽惟中心欽愛根於獨至之誠故上帝監  
觀錫以非常之慶中賀恭惟陛下震亨主器離照繼明  
為人君止於仁克廣因心之善以天下養之至益彰順  
志之誠固將膺戩穀於千齡豈但紀春秋於七袞榮光

上著日月為之增輝惠澤下覃夫婦宜於偕老臣身隨  
漢傳心在堯廷不須占天紀之三星始知至德但願呼  
嵩高之萬歲遙慶愚衷

太上皇帝受尊號賀皇帝表

受命無疆本貽謀之燕翼悅親有道益歸美於鴻名喜  
溢天庭歡傳海宇中賀竊以漢尊太上第為簡略之稱  
唐奉太安莫著欽崇之典惟顯號有加而無已乃宏休  
振古而未聞中賀恭惟陛下心極愛欽德高揖遜舜其  
至孝既克紹於基圖堯曰放勳遂兼隆於聲實矧慈幃  
之均慶宜皇冊之增崇炳若丹青一字不聞於溢美寫

之琬琰千齡將見於滋多臣逮事兩朝阻陪百執翠輿  
夙駕遙瞻天仗之嚴龍袞交輝惟祝聖人之壽

太上皇帝皇后加尊號賀皇帝表

若帝之初既誕膺於駿命尊親之至宜丕闡於鴻名喜  
溢三宮歡騰六合中賀竊以遠稽堯舜嘗聞埒美於勲  
華下逮商周莫覩親傳於父子惟熙朝之盡善視邃古  
以無前自非顯號之鋪張孰識寵休之淵懿中賀恭惟  
陛下中函睿哲外發溫文出蒼震以御圖協黃離而臨  
下允矣繼承之有道海潤星輝粹然欽愛之由衷天明  
地察按六經而校德宣二祖之重光必得壽而得名聿

由景福資事父而事母並著徽音臣攝守魚符遙瞻象  
魏雲章在上方將駕琬琰以維新穴見何知但務誦絲  
綸而胥慶

賀正表

璿璣齊政行夏正之首時路寢藏儀循漢京之元會輻  
輳四方之賀鼎新諸福之祥中賀恭惟陛下協帝重華  
紹天明命體乾元之發育迎泰道之亨嘉九賓肅序於  
鴻臚六典昭垂於象魏奉玉卮為壽接千歲以承休振  
木鐸於朝釐百工而謹始臣久違內服逝守左符瞻紫  
極之居中莫聯星拱慶青陽之布德但有嵩呼



又

東郊春至潛回萬彙之和南面天臨盛展三朝之禮永膺多福日靖四方恭惟陛下受命於天重華于帝在璿璣以齊七政爰始歲功坐明堂而朝諸侯聿修元會垂典章於象魏來規諫以馭尊聖德維新而又新神莫亦朔而復朔臣叨分外闡久去中都頌美椒觴尚記在廷而稱壽令傳木鐸敢忘恭職以輸忠

賀生皇子表

龍圖垂統茂開昌熾之期椒屋儲祥誕啟元良之正慶闕宗社歡洽華夷竊以天子之尊重於繼體聖人之孝

貴在寧親茲國本之尊隆自帝心之昭格九廟益嚴於主鬯西宮共樂於含飴恭惟陛下道始正家仁兼育物宜衍神明之胄以綿平治之休果拜貺於燕謀遂協占於熊夢值藝祖興王之歲始同祥符毓嫡於宮中春入青陽潛助震亨之起人知赤伏永傳離照之明臣幸託洪私欣逢嘉會祝帝克之多子何待華封歌太姒之百男請賡周雅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

天人相與既能動以精誠君父至尊豈可過於貶損重陳愚款丐賜俞音竊以路寢當陽崇尊無敵宮垂侑膳

豐腴有常借曰懼災若何廢禮恭惟陛下恤民慘怛事  
帝嚴恭導協氣以周遊致頻年之皆稔屬當朱夏偶爾  
愆暘遂發玉音喟然引咎推至仁而厚下降清問以求  
言凡所施為悉皆詳盡雖早宮菲食亦惟誠意之所安  
然辨等設儀豈可邦彛之未復况雨膏之洒潤致民氣  
之昭蘓三日以往為霖共欣霑足一年之計殖穀可卜  
豐登宜答人心稍寬聖慮亟朝前殿會百辟以天臨仍  
詔內饗奉庶饁於日舉竭情控告得請為期

又

群心合慮屢瀆天威聖志執謙未回淵聽竊以參天地

之化雖帝王自致其誠道陰陽之和在輔相實司其職  
豈有遇臣之甚怒而惟責已之過嚴恭惟陛下以欽愛  
之道承事兩宮以寬厚之仁寵綏四海論富庶之見效  
文景何加若水旱之為災堯湯不免乃緣閔雨專務省  
躬申勅諸臣並祈群望蠲逋散利弛禁緩刑詢訪盡言  
講求闕政以致祥而消沴皆務實而非文施德無私與  
天為一尚體扶持全安之意深存嚴恭寅畏之誠未稱  
警蹕於大廷不備珍饈于列等一人如此群下何安伏  
望外示尊榮中潛修省所以致隆於君體蓋將垂庇於  
生民謹酌酬於萬微益修善治責熨調於三事期底豐



穰

慰皇帝表光堯太上皇升遐

慟發九重莫致日嚴之舜孝痛纏六合共懷天覆之堯  
仁遺誥一傳悲號曷已恭惟太上皇帝游神清靜體道  
希微因朝覲訟獄之歸未倦勤而授受備壽富康寧之  
福獨顯美於古今是宜神策之難窮豈謂夢齡之有盡  
乘雲既逝就日何因恭惟陛下光奉昭謀克全至德鷄  
鳴問寢期解文王之色憂龍上遺弓遽傳黃帝之仙去  
爰慈之篤思慕惟深然而纂南面之玉圖於以奉東朝  
之至養願從天下之望少抑聖心之哀臣久荷洪恩忽

聞大恤顧竹符分守於外莫望天顏念麻冕返服之初  
難禁兩泣

請御正殿表皇太后升遐

縞冠銜恤尚蒞事於西廂黼宸宅尊未詔儀於南面默  
而不請義有何安竊以宮壺深憂固有居廬之次朝廷  
極辨難虛當宁之嚴豈宜執一而失中自可並行而不  
悖恭惟陛下孝根於性戚見乎容絲祲氛一集於慈闈  
而憂服不違於哀次遂致喁喁之衆阻瞻穆穆之光雖  
創鉅痛深難以俯而就禮然任大守重貴守變而從宜  
伏望陛下入服衰裳出臨路寢聖人達節靡拘喪紀之

常天子當陽大舉邦儀之正

又

行天下之通喪必自致中心之戚宅聖人之大寶所宜正南面之尊顧此二端疑於兩重惟權以義乃得其中盖哀痛無所窮者孝子之仁品節不可踰者先王之禮由周而上及期為祥禫之期自漢以來易月有紅襪之制古今之時既異軍國之務浸繁豈能釋庶事以居憂不免抑至情而蒞政未純吉服皆御法宮恭惟陛下行可通於神明孝在安於宗社願體慈皇之畀付深思列聖之創垂內雖切於念親外必嚴加正位向明當治以

裁判政之詳當宁朝以肅臣工之衆是為達者不止從宜

請聽此表

思之切雖難以理而自寬幾務之來豈可有憂而廢政既伸懇請未賜俞音竊以高宗居諒陰而不言盖歷三年之久周后出應門而作誥僅踰七日之間時有不同禮無相襲恭惟陛下小心肅肅深愛蒸蒸節近千秋將上奉卮之壽痛纏六合忽傳憑几之言况國恤之頻仍尤宸心之難處然奉道揚之命已稽聽覽之期願抑過哀深思大計俯觀臣庶懷仁共至於烏跽宜審政刑



述事永承於燕翼

賀講和表

使輶復命玉帛交修邊鎖班師干戈永戢堯言誕布禹服均歡竊以涓水之盟敵人終屈澶淵之誓方內久安將欲保民莫如耀德恭惟陛下天涵夷夏子育黎元止秋殺以春生收雷殺於淵默能忍所以有濟是為中國之至仁善勝在乎不爭何論匈奴之長技申講丹青之信竟銷金革之疆軍散於郊共習駟虞之射民安其宅載歌鴻雁之詩臣恭職蕃宣逢時泰定身縻印綬阻雙闕之追趨口誦絲綸與一圻而率舞

謝曆日表

清臺測候順天道以惟新溫詔佈宣授  
在觀風之列獲承頒朔之恩中謝竊以

元漢曆雖詳於古法三百六旬而置閏堯仁獨功凡裁成輔相之宜在消息盈虛之節恭遇陛下彌綸有道通變無窮寒暑平三光全越範圍之地順四時當夏明占步之機躔起蒼龍日行黃道工而成務率九扈以服勤載觀玉燭之成和皆自璿璣之齊政臣敢不勤於奉令推以諭民東作西成期嗣歲豐登之慶春先秋後體至仁溫厚之心



謝冬衣表

時令有經已及授衣之節聖心兼愛遂推賜帛之恩拜  
手知榮捫躬增感中謝恭惟陛下內行禹儉外廣堯仁  
方遵周禮之始裘歲云秋矣因念幽詩之無褐寒者衣  
之乃頒在筭之華遍逮充庭之士雖存舊典實出洪私  
嚴凝變而春溫被服資於天覆妻孥喜甚不知機軸之  
勤勞臣子深情可乏絲毫之補報

謝除制帥表

守符假寵方稍幸於偷安制閫分憂乃驟蒙於改命控  
辭徒切莫返誤恩授任非宜終虞曠職伏念臣樸忠自

信拙直少諧適逢初政之清明亟被公朝之選擇首當  
言責積彈擊之怨仇躡冠後臣無論思之補報既年侵  
而多病恐福過以生災丐均餼於祠庭尚把麾於輔郡  
盡憑覆護未至顛躋敢期謀帥於坤維遽使充員於人  
乏身隨漢節職隸犧圖內閣班崇中權寄重丹心未折  
豈無意於功名皓首何為已難勝於推策是不能而求  
止非以遠而憚行竟門俞音莫從私願中謝恭惟陛下  
仁天丕冒智燭周知惠恤遠民思顧藩垣之助矜憐  
物嘗為議幕之遊或諳練於事情可布宣於德意趣之  
就道雖令出而必行許以造朝特示眷深而不替望



龍顏而結戀浮鷁首以遐征蜀道青天此身易老華陽  
黑水何意重来誓當竭節以奉公少寬西顧終冀投閑  
之得請早遂東歸

進易解表

韋編淵永非淺識之能通弁宸天高覬通言之致察安  
陳末學上瀆聖聰竊以道載於經易為之祖馬圖示象  
犧畫成文首開天地之秘藏微顯帝王之妙用六爻以  
變乃合西伯之二篇八索既除迭有東家之千翼發揮  
不隱垂示無窮幽至於行乎鬼神顯足以措諸事業遭  
秦虐政僅為卜筮之書在漢諸儒未達乾坤之蘊未流

浸甚本旨俱亡雖竭心思各持臆見京孟失之譎詭是  
生讖緯之端王韓矯以清虛偏雜老莊之說紛紛如是  
泯泯至今欲扶正學以示人亦有儒先之名世然係辭  
精美可信而翻疑且互體昭然當詳而返畧或說明而  
義淺或語約而理偏通於教者不及玩辭釋其辭者又  
迷立象自出新意乃押闔以為奇兼拾舊聞復支離而  
多鑿微臣何者獨學無師念先人老死於窮閭以經術  
竊傳於諸子困斯憤悱晚益鑽研味微言於六十四卦  
之中望先聖於數百千年之上參之衆說折衷良難斷  
以已私顛門何取閱朝華之易謝歡春木以方苞卦有



畫則其象具存象有意則非辭莫達是謂以蠡而測海  
鳥能得兔而忘蹄幸世道之交興逢聖明之有造微如  
燭火何裨日出之輪動以震風亦發地鳴之籟茲蓋伏  
遇陛下體乾精粹用賁文明比附得民昇新凝命悅親  
有道率由豫順之和接下思恭務盡謙光之美升群賢  
而交泰育萬物以由頤節不傷財旅無留獄飭法於豈  
亨之後除戎於萃聚之時善皆出於中孚動不聞於小  
過以成大有之盛而消未濟之憂行三聖之所傳莫非  
自得笑九師之甚陋安用多談尚祈盛德之日新不恃  
成能之天縱疊疊政機之少暇孜孜經幄之多聞既知  
矣而重知故聖焉而益聖仰望虎生而文炳學兼極於  
高明俯惟馬老則智專見終慚於精博第大道或存於  
稊稗而先民亦在於蕩蕩成篇頗極於辛勤敷奏覲塵  
於一覽持周朴而過鄭賁本自堪嗤用燕說而談郢書  
或能偶中

進東都紀年表

垂世規模莫盛本朝之列聖編年凡例宜如古史以成  
書削牘鋪張扣閣登進中謝惟一祖八宗之繼序與三  
王四代以比隆載在縑緙藏於金匱其道榮華而不朽  
其文浩博而難窮自顧陋儒素慚鴻筆嘗塵清貫越在



麟臺歷十載以究心具四時而繫事遠茲班白畢此汗  
青窀而言之固多踈畧識其大者亦頗著明中賀恭惟  
陛下睿哲自天憲章于古蒼姬而上遠則難行炎漢以  
來卑而無取闡皇猷而善繼捨家法以何求察進退於  
群才稽弛張於百度內綏黎庶有省刑薄賦之仁外靜  
邊隅有習戰講和之策討論故實採摭舊聞庶便覽觀  
但提樞要所傳者信非徒殫精力於空言可舉而行願  
以致隆平於當世

賀太上皇帝慶壽表 代

天開華旦永垂統於千齡歲發熙春初儲祥於八袞集

邦家之殊慶混夷夏以同歡竊以唐堯釋在位之憂勤  
乃登上壽皇帝全此心之清淨顛獲長生孰能獨存而  
常主茲方一過乎大聖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退藏  
於密允執其中雖淵默以凝神何思何慮然海涵而施  
澤益遠益深刑好生而盡仁兵不殺以為武故上帝垂  
休於罔極俾斯民受賜以無疆矧惟與聖子以御園可  
以葆道真而養性宜安榮之浸久膺戩穀以滋多禮備  
玉卮豈特至再至三而未已策增寶鼎殆將時萬時億  
以難窮臣外守魚符遙瞻象魏乾坤喜氣屢騰嵩嶽之  
呼臣子真情猶效華封之祝

賀太上皇帝慶壽表代

黃屋勞心久儲神而自逸玉笄婉德並受福以無疆稱  
盛禮於中天沸歡聲於薄海竊以坤配乾而稱母廣大  
惟均日有月以齊明照臨不息偉矣無前之盛事見於  
有道之熙朝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凝命稷清遊心澹泊  
始齊家而治國終與子以御圖在中得太妣之賢克傳  
陰教配極並帝克之壽申錫天休慈孝交孚通遐來賀  
臣乘輅于外委佩無繇考六籍之傳聞尊榮獨盛想兩  
宮之娛樂祝頌彌深

今上皇帝表

慈壺儲祥既竝克年之永朝展  
溢宮闈歡傳寓縣恭惟皇帝陛下  
繇成德之溫文兼事親之欽愛萬年  
臻四海悉悉臣養斯極至假有家  
龍光臣原隰驅馳雲霄高遠遙想奉卮  
俯同扶杖之民但深雀躍

賀太上皇帝慶壽表代

慈極自願疑萬年之景命中闈偕慶紀  
溢堯庭歡均禹服竊以德之大者  
乃能長生居乾父坤母之尊在日

重離

既駢

類之

駕行

妙者

休如



此振古無斯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  
心潛清淨玉絜有受獨觀昭曠之元禕翟興娛  
寧之福難老竝膺於天錫又新永受於春祺榮  
無遠而不周盛事緝儀自今而繼舉臣幸逢殊  
外僚仰望紫微聯鈞衡而一色俯同黃髮效嵩嶽之三  
呼

賀太上皇帝尊號表 代

定寶命以貽謀退藏妙用罄輿情而歸美益著  
冊屢書帝庭增慶竊以羲皇上聖未彰揖  
至仁僅歛康寧之福惟此宏休之獨盛是

克舜  
之兼

隆然乾坤廣大或可以形容而日月光輝終難於畫繪  
恭惟尊號太上皇帝陛下龍飛無亢淵默自顧釋黃屋  
之勤心獨遊於物表撫赤符之運仁嘗濟於區中大業  
久而浸昌正統傳之固極赫赫睿謀之著巍巍盛烈之  
崇其中存不測之神豈容擬議所寓皆有為之迹庶可  
名言臣仰望清光越居外服嘉平紀臘幸傳聞鏤玉之  
文太簇回春即遙贊奉卮之喜

賀太上皇帝加尊號表 時臨湘  
權軍

儼蠖濩以凝神心存清淨擁鴻休而建號德進明昌將  
披皇冊之文丕顯帝庭之慶竊以天子有道惟揖遜之



最高聖人無名豈形容之可擬第歸美以為報難固辭而弗居推崇允屬於九重愛戴實均於兆姓恭惟聖安壽仁太上皇帝陛下成功不宰藏用無為淵衷自得於遺珠塵務悉輕於脫屣雖浩浩其天之遠微妙何窮然昭昭若日之中英華可睹雖肅似文王之政欽明體堯帝之安壽不止於萬年仁永同於一視出綸誕告已流諸夏之歡聲鏤玉增光行襲兩朝之綍典臣親逢熙事攝守下州瑞氣鬱葱遙想未央之喜輿情同懌益知太極之尊

賀登極表

帝統無疆垂貽謀之燕翼天心所與履正位以龍飛宗社安榮華夷凱懌竊以舜禹之盛非由父子之親傳商周以來莫覩聖賢之相授獨頡厥美創見於今恭惟陛下德極愛欽道全精粹震亨主噐雷敷久蒞於青宮離麗重明日照遂升於黃道惟天地啟非常之運故邦家襲莫大之休盡孝事親永底一人之慶推仁厚下益隆萬世之基臣假守方州阻趨御闕乾元正始亟生共樂於春回辰極居中在外咸同於星拱

賀郊祀表

宿齋清廟極德產之精微宵陟圜丘假帝心之歆饗哀



時多福惠此黎元竊以天地對祠叙百神之受職祖宗  
作配彰萬世之垂休聿修昭代之上儀茲見聖人之能  
亨恭惟陛下心傳堯道躬握乾符物阜時康和氣已周  
於窮壤刑清兵寢成功可告於神明罄四海以職來間  
三年而郊見璧琮異禮繭采貴純以德召祥寶祚用申  
於景命與民同慶綿區遂決於湛恩臣叨列宣華預聞  
熙事泰壇展采莫陪百職之聯宣室受釐但祝一人之  
慶

又

泰壇升燎嚴合亨於西儀法駕鳴鑾行親祠於三歲百

神受職萬國均釐竊以儀禮惟亨帝之非輕以配  
天而為極稽諸周制用迎長至之陽叅以唐儀陟大  
祗之位備茲縟典屬是盛時恭惟陛下繼重華躋民  
累洽中和兼盡禮樂測乎高深欽愛彌彰天地為之明  
察路寢間修於宗祀郊丘復展於精禋奠蒼璧之二純  
協黃鍾之六變誠心昭假熙事備成薦明德之馨香永  
膺多福推至仁之慶賜下及兆民臣叨守介藩幸逢  
嘉會望清光於皇卽莫與駿奔聆渙號於雞竿遙同呼  
舞

賀天申聖節表



電統北辰開皇天之申命日行南陸符赤帝之乘離罄  
夷夏以歡呼祝乾坤之悠久恭惟陛下宅心抱一立極  
函三解帝堯黃屋之勤聖而有繼來王母玉環之獻德  
則無疆臣遠守即符夙叨從橐想鈞天之九奏莫望清  
光效嵩嶽之三呼敬申善頌

又

望氣鬱葱是日肇無疆之慶游心澹泊自今增有永之  
年亨至養於九重溢歡敬於億兆恭惟陛下存誠不息  
藏用難名既命重華精一傳於此道迺同黃帝清淨可  
以長生儲祥由北斗之樞斂福有南山之壽臣逖違朝

列外守候藩日著重輪但仰照臨之久嵩呼萬歲敢忘  
祝頌之誠

又

漢統中天開殊祥於震夙堯仁得壽體不息於乾元沸  
嵩嶽之歡呼伸華封之善頌恭惟陛下宅心澹泊凝命  
穆清超黃帝之長生享重華之至養紀千秋之金鑑福  
祿無疆稱萬歲於玉卮孝慈兼盡臣遠乘輶傳阻入端  
門紫氣鬱葱喜遇光華之旦黃星明潤潛占昌熾之符

又



申命自天興赤符之熙運游心于道得黃帝之長生罄  
六合以瞻依祝千齡之昌熾恭惟陛下存誠精粹玩意  
穆清乾健乘龍功既成而藏用震亨主器德可久以垂  
休凝瑞氣之鬱葱襲殊祥之羨曼臣外留楚澤仰望  
堯雲玉色睟溫想鈞天之萬舞丹衷悃悃效嵩嶽之  
三呼

賀會慶聖節表

電統樞星運應東南之王氣天旋陽月德全西北之乾  
剖萬壽無疆四方來賀恭惟陛下宅中博大凝命穆清  
治浸明昌握漢符而興統誠兼仁孝行堯道以重華如

日長明後天難老紀甲貫儲祥之旦修露囊稱慶之儀  
臣心戀闕庭身縻郡綬望卿雲之五色猶遠龍顏效嵩  
嶽之三呼但勤虎拜

又

慶嘉會於天庭祥開大電溢歡敷於海宇壽祝南山增  
日月之光華配乾坤之悠久恭惟陛下體元無息凝命  
維新孝德冠乎百王仁心洽於萬物山川貢瑞佇來王  
母之玉環臣庶均歡尚陋開元之金鑑臣逖違象魏分  
守魚符莫陪漢殿之周行稱觴再拜但效堯封之善頌  
委佩三呼



進賀瑞芝詩表

紫宸致孝鞏奕葉丕之圖清廟產祥發成華之上瑞三  
官同慶九有均歡恭惟陛下寅奉貽謀嗣膺寶位視勲  
華而無愧行曾閔之所難欽愛潛孚神明昭假萬年億  
載祈聖父之康寧一祖十宗眷文孫而祐助丹楹有煒  
瑞草其芳曩者並生嘗在紹興之盛際今焉挺秀乃臨  
太室之西偏錫此鴻休開其燕閑乘輿稱警方瞻天仗  
之移大寢問安果見龍顏之喜四方來賀萬福攸同宜  
敷繹於聲詩以鋪張於盛事臣等濫塵冊府欣覩珍符  
况遇藏儀行前殿奉卮之禮敢因歸美續齋房 謀之

歌

進日曆表

時為著作即

祇適燕謀並受得天之統鋪張鴻烈輯為繫日之編巨  
典一新奏篇唯謹竊以聖如堯舜載在典謨至於禹績  
之巍巍繼以夏書之渾渾繇今準古今同三聖之相承首  
事表年宜一經之有作恭以太上皇帝秉英睿之德撫  
明昌之辰方謳歌歸已之初雍容異位及付託得人之  
後清淨凝神規模具見於五年軌轍可行於千載不疑  
不蔽臨照臣工克寬克仁惠恤黎庶恪守祖宗之成憲  
樂聞諫諍之盡言左戚右賢經文緯武累洽重熙之甚



盛久安長治而無窮雖修身以道之真莫窺其妙而應  
世有為之迹可見而知欲謀烈之昭垂必事辭之俱稱  
矧德壽重華之授受屬軌道紹熙之討論以著帝興而  
王成且明父作而子述將萬世並藏於秘府豈一朝可  
緩於成書恭惟陛下嗣守丕圖欽承慈訓得諸面命允  
執其中加以力行同歸於治叅稽載籍信函五而登三  
申飭著庭必襲六而為七秩若編年之備粲然傳信之  
詳臣幸與贊襄獲顛亢領文臻麟趾敢言序事之工喜  
動龍顏靳助悅親之道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

時權禮部侍郎

為民閔雨極軫念以憂勤修德應天尚飭躬而抑畏既  
潛消於沴氣盍亟復於彝儀輒籲衆言進干聰聽竊以  
湯后罪已有桑林六事之辭宣王側身著雲漢八章之  
詠初嘗自警終以弭災恭惟陛下思洽黔黎誠叅蒼昊  
和無不應氣宜玉潤而燭明教有遠然歲或水饑而火  
旱稍愆膏澤過有焦勞避前殿而弗居減大官之所奉  
清思眇眇與造物以潛通興雨祈祈喜良苗之無害益  
顯上仁之庇下願裁變禮之過中分有常尊蒞彤庭而  
聽治用當備物享玉食之供饁茲惟俯徇於人心是乃  
仰承於天意



請聽政表

衰服宅憂宜無二事訓辭諭旨再却庶言竊惟父母之通喪固有帝王之經典貴猶遂服義不掩恩自漢文戒於傷生為之易月至晉武善於復古隨以終時故內致宮中之哀而外聽天下之治始者曰權宜之制久而為典故之常蓋事體之已然非人心之或薄恭惟陛下憂勤蒞政愛敬事親何期三月之間併有再朞之戚敢言哭誦聖情為無益之悲但念纂承君道有至難之責若執居廬之古義恐非經國之永圖願參考於舊章仍遵行於遺誥情與文而相稱乃不過中哀以敬而為先是

能盡孝雖知煩瀆終冀矜從

又

至愛盡仁謹終執禮釋萬微而弗慮閱三請以如初上既摧傷下皆隕越義難遽止辭則已窮敬惟太上之尊初棄天下之養國家大故日月猶新豈臣民慟哭之相聞而明聖憂思之可解所以執喪而衰經未遑審事之機樞然而哀至於有餘是則過猶於不及恭惟陛下承正統於三聖奉慈顏者六年今在亮陰實殊訪落將欲充至德以光四海莫如勤治道以撫萬邦願回獨見之高明俯從衆志思奉貽謀而繼述永固丕基



行天下之至難思能高世循古人之通制乃不過中禮  
 有貴於從宜事尚嫌於徇衆且物無不備人君固可以  
 弗言而言或未聞臣下何從而稟令庶政之馳張在此  
 斯民之休戚隨之故至哀雖出於真情然古禮難施於  
 今日恭惟陛下丕承景命恭奉慈庭盡其敬則備寶冊  
 以歸尊致其樂則奉玉卮而稱壽憂色屢形於嘗藥戚  
 容復見於衰麻由此道以事親已著上仁之實推是心  
 而繼治乃為至德之全况於遺誥之徽言莫非保邦之  
 遠慮命之聽政無三日之期今也宅憂既至一旬之浹

伏願陛下念祖宗之傳序思億兆之依仁措神器於久  
 安運天機於洞照深居喪次間廷見於諸臣總攬政經  
 示必專於獨斷幸垂淵聽無拂輿情不敢憚煩惟祈  
 賜可

請御殿表

清廟聽治既不免於從權路寢視朝乃尚遲於正位敬  
 稽舊典幸籲僉言竊以父母之喪原於仁古稱重服君  
 臣之分嚴於義國有彝儀詎宜御恤於內心而輒定尊  
 於南面恭惟陛下愛慕同乎虞舜慈良合於武丁謂食  
 稻衣錦而難安其情非偽故衰麻苴杖以為飾於



禮加隆方在倚廬遂虛當宁然丕承於基緒盍大正於  
等威伏願陛下閱累朝之通行遵大行之遺訓出則俯  
臨於軒陛以明踐祚之尊入則如見於羹墻何損宅憂  
之戚

又

百僚咸在顛聞稱敬之音一札未踰堅守居廬之義知  
聖心之痛甚感眾志以愴然竊以漢制織衣主於易月  
唐人慘服遂以臨朝變禮何嫌隨時為是恭惟陛下以  
仁守位以正承祧方孚慈孝之誠遽有閔凶之變所以  
釋蟻裳而返內至於虛黼宸以居中夫禮不足而有餘

哀可以矯常情之薄然事雖遽而弗凌節謂之循至理  
之中矧遵舊典之已行且順人情之所欲願當正宁示  
上德之天臨用俾群臣望清光而星拱

又

內行喪禮民咸嗟嘆於深仁外曠朝儀下願觀瞻於粹  
表屢陳愚悃莫奪聖情念慈懿之上賓俄壽康之厭世  
黃花失措縞素相仍夏清冬溫無復父母俱存之樂天  
傾地折莫勝國家莫大之災再傳遺詔於臣民孰不如  
喪於考妣恭惟陛下篤於至孝罹此重憂不忍視朝未  
為過制但帝居之前殿乃天子之止衛若非攝袂以面



南尊嚴於上曷俾在廷之拱北肅敬無譁非不得已而用  
權示當然而合義仰祈報可勿拒控陳

又

喪寧過戚乃由仁愛之中存事或從宜無惡節文之小  
變蓋禮常以義而可起故正亦待權而後行嘗聞商有  
賢王三年亮陰滕雖列國五月居廬古人之行皆然此  
意之微久矣洪惟孝廟欽事思陵獨畢再朞之衰欲還  
三代之舊然稱情而憂服亦聽治於便朝恭惟陛下議  
禮之詳捨漢唐而不論制行之篤有曾閔之所難方執  
親喪當從先祖矧殊隣之來弔行且造庭而大亨之告

虔又先卜日非端居於法座曷正舉於邦儀念承顏養  
志之歡於今無及惟繼體守文之重其事當嚴願回聖  
意之皇皇俯徇群情之懇懇

又

服制之勤不免俯從於易月公除之後曷為未可以視  
朝熟慮於心乞終其說竊謂再朞祥禫用於朝廷則不  
通七日釋纖施於父子則為薄惟無恩義之相奪莫若  
經權之並行入而遂服者足以伸自盡之誠出而負屨  
者所以示至尊之體縱使舜文之君而處此必兼周漢  
之道而行之恭惟陛下之至仁克盡聖人之達孝未即



外連而恭已蓋疑憂服之在躬然康王見群后之初喪  
常受幣圭於門外而晉武聞諸臣之異議但終縞素於  
宮中按古昔之舊聞恭祖宗之故實今罷朝者一月衆  
且有疑若廢禮於三年理誠不可願正當陽之位庶傾  
就日之心辭說已窮徬徨竢命

謝到任表

命以恩頒方訓戎於浙右職由叙進旋均餼於湘中祇  
荷寵榮若為報稱伏念臣素無籌畧徒有樸忠執丈二  
之爰結髮驅馳於下列懷尺一之詔致身忝佐於中權  
積金華之微勞分玉鈴於外服戴履乾坤之大造保全

鋒鏑之餘生載惟湖嶺之間兼雜蠻苗之俗首蒙思慕  
既溪山之自清步騎精明亦鼓旗之有節於茲尸素可  
以偷安茲蓋伏遇陛下大度包荒至仁善施龍韜獨運  
必駕御於英豪馬老無庸尚矜憐其衰朽臣敢不篆銘  
肺腑鞭策筋骸緩步優游雖幸全家之溫飽據鞍矍鑠  
敢忘報國之忠勤

謝除經畧表

驅馳澤國存叨一節之華屏翰海邦誤玷十年之寄材  
雖弗稱義不敢辭幸風壞之咸和覺雲天之非遠伏念  
臣遲回平進拙直少諧自再易於州麾即屢更於輶傳



賑饑湖右欲民病之少瘳折獄湖中期刑清而不枉雖  
思夙夜以匪懈未閱歲時而輒遷莫殫鞅掌之勞蔑有  
絲毫之補敢圖寵渥俾任藩宣特分南紀之符既逾其  
分又進西清之直以貢其行伏遇陛下智燭照臨仁天  
覆情心非泄適而忘遠志務選賢而使能知臣用志惓  
惓而無華意臣臨事靖恭而有守擢之外服付以中權  
臣敢不仰佩龍光俯鞭駑鈍率先屬部及身必貴於廉  
平鎮撫裔夷為政則調其寬猛但喜漢封之廣敢言魏  
闕之遙

謝生日賜物表代

來使星之光華不遺初度出天厨之豐美獨荷醲恩寵  
冠宗盟榮生私室伏念臣識非警敏才謝英竒託體皇  
家顧此身之甚幸視儀公府曾何德之能堪敢期軫記  
於微生亦受匪頒之異數茲蓋伏遇陛下仁先九族施  
及多方謂屬近則愛深宜物多而意厚爰示慈於臺餽  
俾共喜於庭闈感厚下之鴻私若為酬德念教忠之遺  
訓惟有銘心

賀重華宮

禮謹三朝方慶漢京之會德齊七政本由舜曆之傳凡  
在嘉生倍勤善頌恭惟陛下心清無慾道妙難名見萬



物之情雖施仁而發育御六氣之辨獨藏用於希夷宜  
乘月吉之和益斂陽升之福臣等親逢華旦共樂熙春  
太極函三孰測元功之不宰重離明兩幸瞻久照之無  
窮

賀文德殿

東郊春至首一歲以成和南面天臨即三朝而展采神  
祇荐祉夷夏均歡恭惟陛下繼體重離躋時開泰奉玉  
卮而為壽承慈極以儲休振木鐸於朝班警官聯而謹  
始用遵仰於和氣兼覆育於函生臣等密侍清光欣逢  
華旦六典昭垂於象魏恪遵布治之經九賓肅叙於鴻

臚共贊履端之慶

賀重明節表

禮部  
郎官

望氣鬱葱紀千秋而志始游心澹泊增萬壽以

夏蒙休山川貢瑞恭惟陛下成功不宰藏

上仁

為而無為民莫知於帝力神策朔而復朔

於天

心渾然太極之函三繼以重離之明兩遠

下視

喬松臣等幸服通聯親逢華旦絲囊金鏡

慶於

人間鳳輦龍樓日仰孝慈於天上

賀瑞慶節表

神聖方興是日肇非常之慶華夷咸賴自天增



年歡洽西宮貢來九牧恭惟陛下聰明  
上仁為而無為自得長生之道神策朔  
命之符發祥佇見於多男介福來承於  
校德克傳舜禹之中叅萬歲而成純  
等幸逢華旦獲望清光非霧非烟長近  
山如阜願賡同雅之和聲

題期  
開受  
經而  
壽臣  
氣如

謝郊祀赦表

嚴精禋於泰時茂對神釐發渙號於端  
為和氣薰作昇平竊以天覆物而好生  
故親祠於三歲必均慶於萬方恭惟陛下

圖欽

承慈極上帝鑒馨香之明德可以告虔斯民待惠澤於  
下流為之錫福備成熙事誕布鴻恩開以自新洗愆尤  
於犴獄樂其共利益蠲逋負於閭閻根核畢遂於生成雨  
露無私於滂澆臣逖聞奠玉有守分符瞻仰魏闕之遙  
未能就日倍喜置郵之速無不回春

新曆日表

璿璣不忒職在日官鳳曆為新布於時令庸示守藩之  
寵俾知叙事之經竊以三百六旬之中四時宜定八百  
餘年之後一日或差無失其紀以為常必在星中之置  
閏恭惟陛下大叅天地妙斡陰陽輔相裁成雖本雖辰

之運盈虛消息亦窮象數之粗用夏建寅如頒周朔臣  
外居侯服獲奉賜書月要日成當首勤於吏治春耕秋  
斂務兼厚於民生

又

法垂象魏當新布治之經政協璿璣先謹受時之節叨  
奉侯藩之寄恭承王正之頒竊以一元轉二氣於無形  
太極行三辰於有象往來逆運盈縮難齊自非用智之  
精莫盡先天之妙惟聖幹旋於造化乃能推測於幽微  
恭惟陛下出震宅中體乾行健陰陽和而萬物得曲全  
輔相之宜天地節而四時成奉若變通之序因建寅於

夏令恭告朔於周官內允百工外同萬國臣敢不遵而  
作事詳以訓民辰起蒼龍之躔俾趨東作日行黃道之  
上同慶昇平

又

辰起<sup>龍</sup>躔將肇新於歲序數研鳳曆爰欽受於人時凡  
在侯方恭承王正竊以日官底日法固重於履端天子  
繼天義尤嚴於頒朔惟其一大統以賦政可以齊庶邦  
而勸功恭惟陛下道妙彌綸誠忝化育上稽垂象三辰  
不失其經俯遂含生萬物各全其性均調玉燭默運璿  
璣追漢太初甲子之元行夏小正建寅之始協用五紀



允釐百工臣敢不仰體聖心率循時令春先秋後觀八風律氣之和東作西成占五穀全穰之利

謝侍讀表代

鳩工無補既陞戎部之班勸講何功又進邇英之讀控辭弗允惕厲難安伏念臣才不逮中識非致遠衝風鷁退素安州縣之塵勞少海龍飛忽玷朝廷之清貫自備員於諫省及分職於文昌獲侍宸旒許陪經幄竊揣愚衷之固陋何俾聖學之緝熙宜不掩於瑕疵乃更叨於寵渥况繹舊聞而勸誦將因往事以盡規訓備先朝鑒兼歷代由三晉迄於五季有安危軌轍之殊惟一祖繼

以二宗見躬守規模之遠用備燕閒之省覽盍資鴻博之敷陳臣實何人身當此選茲蓋伏遇陛下成能天縱盛德日新遠考先民可知興替近尊家法無作聰明雖群臣莫望於清光靡忘求助而大度不遺於舊物尚肯包荒遂申錫於綸音俾久親於玉色臣敢不仰承睿眷俯罄樸忠執古道以御今固莫高於獨智識前言而蓄德願少贊於多聞

謝加食邑表代

肅路寢以藏儀備成熙事拓爰田而加賜驟拜湛恩得不因勞受之增懼竊以一人之大賚行於三歲之祝祠



雙溪文集卷之二  
三  
雖曰舊章實惟新渥伏念臣宗盟受託天幸最多視公  
府而班朝列王藩而疏爵有何功力膺此寵光逮與宗  
祈尤慚顯相敢意均釐之普及率先異姓以叨榮茲蓋  
伏遇陛下至孝靈神深仁厚下親九族以致其禋祀默  
薦馨香敘五福以錫厥庶民遂行慶惠洪私所被左戚  
無遺俯念孤惇曲荷上心之友愛力防蒲溢誓堅小已  
之寅恭

謝賜衣帶鞍馬表代

奏徹銀臺俯拜土田之貺命丹陛隨頒服乘之華竊以  
內府襲衣束之寶帶帝閑上駟飾以雕鏤是曰殊榮難

乎濫受伏念臣才猶綿薄性復鈍遲獨荷聖神之見憐  
不嫌名器之多取初非有德乃分在筭之珍况復罔功  
亦辱解駟之錫茲蓋伏遇陛下義雖左戚仁則先親懋  
賞衆賢以示勸能之意推恩九族又明馭幸之私遂至  
寵光不遺微陋便蕃如此報塞謂何順以承君庶協為  
裳之象勤於修已敢忘晞驥之心

饒州到任謝表

祝釐散吏甘弛擔於田廬起瘼誤恩濫把麾於隣郡榮  
似晝遊之繡懼增夕飲之冰伏念臣踽踽獨行栖栖平  
進晚遇聖神之采擇遍更學館之清華兼攝即曹躡升



我監得踰其分自速顛隳行負於言徒深整創方念過  
都之蠲退敢期出塞之馬歸再閱昔年游叨新命起之  
閒館畀以守符雖徽饒一水之相通最為便地而顏范  
二賢之所治亦號名城第旱滂之相仍且公私之俱困  
欲施舍則財於何取務趣辦則民將不堪駕緩無庸鴻  
私難稱茲蓋伏遇陛下知人則哲御衆以寬捨其舊而  
圖新俾之改過用所長而去短試以撥煩雖合棄捐特  
加拔拭臣敢不省躬玷闕厲至廉平因密通於里居易  
講求於民瘼廣朝廷寬大之意專務撫摩消田里嘆愁  
之情稍蘓凋瘵

請聽政表

母儀仙去痛莫返於神游聖孝情深忍遽親於畿務不  
虞訶譴輒有開陳竊以貴賤雖殊於喪致戚朝廷所重  
以義掩恩道不可以無權禮惟期於中節恭惟陛下至  
德極乎明察誠心主於愛欽四海瞻依共仰天庭之具  
慶群情震駭忽聞雲戶之上賓越在淵衷難勝大恸然  
慈皇付託方觀神器之久安則庶政修明豈可繁機之  
暫弛非曰勿矜於細行尤宜致念於遠圖伏願陛下強  
抑哀情勉承睿訓既返乘輿於廣內因以聽朝遂行衰  
服於宮中初非違禮



又

仁由中出固難過於哀痛令必上行豈可稽於聽斷敢  
申懇請冀獲矜從竊以母子之恩深一因天性帝王之  
禮異各以時宜事難泥古而非今道或趨權而合正恭  
惟陛下行高曾閔德協舜文遽失母儀之慈豈勝孺慕  
之切然娛侍大安之膳與欽承長樂之顏苟惟自過於  
皇皇何以上寬於戚戚伏願陛下俯從輿議參考舊章  
抑素蹕之深哀既以順兩宮之意即清廂而視事又因  
慰四海之心

又

御哀中禁歷懇需章雖聖心推慕而難移亦愚悃閔陳  
之未至竊以海內之治必由獨斷之專天子之尊蓋異  
匹夫之孝仁主於因心之愛義行乎合理之宜致其愛  
則有餘哀用其宜則無過制因節文而為禮乃舒疾之  
歸中恭惟陛下修胸中之誠極膝下之養彼蒼不弔罹  
此閔凶哀素難勝若為創痛然哀用麻而不斬以避所  
尊且貌若梟而非疏亦名其稱矧問安於大寢思保乂  
於皇家一已兢兢雖至暮年而猶戚萬幾疊疊詎宜曠  
日而不親伏願陛下勿徇難能求為至當奉太上丁寧  
之訓蒞治于朝念母儀顧復之恩致哀于內用副臣民



之願是兼仁義之全  
請御正殿表

執中宮之喪群下無敢奪吾君之志辨門外之治一人亦難屈大義之公以迫切而有陳可逡巡而遽止竊以朝廷幾務今日最詳前代禮文後王難復縱欲守謹終之小節豈宜妨為政之大經恭惟陛下勤奉母慈曲全聖孝居必問安而養志疾先嘗藥而致憂中外而知初終惟一竟愆壽考之福莫曉皇天之心哭踊之哀殆幾於無數供湏之厚弗委於有司無所不用其情非止可觀其愛由此報坤元之厚德何以加焉如云虛天極之

常居疑於過矣伏願陛下遵太上之猷訓酌先朝之憲章出向離明答萬邦之瞻仰坐行決免庶務之稽留第於哀敬以無虧是即情文之兩盡

請聽政表

萬姓攀號永莫瞻於慈極九重追慕難即蒞於繁機輒進瞽言妄干聰聽竊以摧傷如割是為父母之深恩聽斷必親則有朝廷之大義恩不專於哀瘠義莫重於斷承恭惟陛下光奉貽謀聿勤養志雞鳴問寢覲有疾而必瘳龍去遺弓遽登遐而不返人心共痛聖意難勝第遺大而投艱任誠至重在節哀而順變理有當然伏願



雙溪文集卷十二  
陸下仰對在天之靈勉遵易月之制日居北內寧寬固  
極之思時御西清宜出惟行之令用答揚於末命以俯  
慰於輿情

湖州到任謝表

便朝賜對近輔班條起居閑散之餘付以蕃宣之寄喜  
非所望懼不能堪伏念臣曩以散才濫升清貫老隨災  
至命與志違入三館者四年瑕疵不掩把一麾者數月  
瘡痍已成坐此罷歸宜其永廢乃從家食驟得守符况  
古稱苕霅之間湖山清遠而今此京畿之內事物浩穰  
自揆何人可居此地第緣疎淺不敢控辭暗慮疎何

以撥煩而治劇身衰氣憊難於扶弱而仆強縱欲佩韋  
終虞傷錦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皇明日照聖度天涵在  
知人而能官人雖加遴選善救物而無棄物亦或兼收  
臣敢不益戒曠官深思補過寧催科之政拙惟務便民  
但寬大之意行是為報國

賀立皇太子表

明聖御天元良主器儲闈一建萬世垂無疆之休霈澤  
旁流四方同莫大之慶臣民闔悫家國榮懷竊以神器  
之重欲其久安天下之本貴乎素定雖云今古之通義  
實繫皇上之遠猷恭惟陛下鞏固鴻圖光昭俊德兢兢



業業審於應萬幾之繁繼繼承承求以接千歲之統定  
大謀於黼辰升上嗣於青宮下足以係億兆之心上足  
以重宗祧之守肆頒優禮佩玉契以趨朝行講上儀服  
朱明而見廟臣密依象魏濫守虎符少海淵深幸為蒼  
生之涵泳前星位正益知紫極之崇高

賀改元表

運獨斷以當陽權綱既正順群情而更始年紀惟新散  
和氣於熙春溢歡聲於華夏竊以近稽仁祖彌災開景  
祐之祥遠攷漢宣討罪保元康之治以今準古其義隨  
時恭惟陛下慈儉庇民寅恭事帝虚心無我本如天地

之兼容方命者誅一發雷霆之震怒念邊陲之多故興  
歲事之不登渙發德音盡釐宿弊迺三陽之開泰申五  
始之體元納庶類於亨嘉班六師而底定始於父子君  
臣之懿德並純全極乎神祇祖考之安福將曼羨臣身  
縻印綬口誦絲綸正朔所加皆聳聞於大號耄倪相語  
永同樂於昇平

慰皇帝小祥表

小祥而練悽愴猶深長樂之朝著存如在恭惟陛下俯  
同曾閔仰奉姜任慨念含飴之思永違侍膳之養軒龍  
一掩隙駟難留惟追遠而弗忘雖過易而寧戚然福已



兼於壽考數必有終而德又極於哀榮事誠無憾願少  
寬於聖意庶允協於人情遙望清光控陳愚款

賀太子遷東宮表

黼宸宅中儼向離於南面青宮在左彰出震於東方歡  
洽帝庭慶覃海宇恭惟殿下紹天明命肇國丕基肇建  
儲闈密依宸極就少陽而正位涓元日以取新地接龍  
樓貴便安於問寢門施鷄戟示嚴肅於承祧臣叨守五  
符阻趨雙闕竹苞松茂知並受於安榮海潤星輝喜益  
精於昌熾

雙溪文集卷之十三

宋軍器大監光祿大夫婺源縣開國男王炎著

箋

皇后箋

日謹三朝贊中宸之欽愛歲登八袞奉慈極之康寧儼  
禱翟以蕙儀偕袞龍而增喜中賀恭惟殿下德全  
柔靜行脩肅雍千億之多子孫益衍周家之慶五十而  
慕父母克同舜孝之誠共仰葭管之春再上玉卮之壽  
臣幸膺屏翰欣際休嘉依光離日之華永瞻繼照觀象  
軒星之次仍見重輝



皇后箋

天子有尊而有父備彰婦道之勤聖人得壽而得名益  
集皇家之慶禮行前殿歡洽中庭中賀恭惟殿下  
靜體坤元柔兼巽順下齊嬪御成六宮雍肅之風仰奉  
舅姑贊萬乘愛欽之德爰增顯號用表宏休臣外守介  
藩幸逢華旦傳聞丹陛煥鏤玉之彌文遙想薄旒映禕  
衣之喜色

賀太上皇后加尊號箋

並太帝以完尊退藏于密順嗣皇之歸美必得其名藹  
瑞氣於長秋流歡散于區夏中賀恭惟壽仁太上皇后

殿下德方以靜用晦而明坤為母於西儀震得男于一  
索方憂勤而相倣俄清淨以自願父子三朝迭揖遜冕  
旒之下婦姑四世洽慈愛宮壺之中宜紀鴻休以儲燕  
祉壽方增于未艾仁愈熟而能安將練日而歲儀備成  
熙事可移風而成俗克廣孝心臣攝守左符馳忱北闕  
恭承煥號知天長地久之無窮俗覺輿情覩海潤星輝  
而胥慶

太上皇后箋

太帝垂無疆之統共享康寧嗣皇承莫大之休永勤尊  
養遊葢儀于上日益儲祉于長秋中賀恭惟尊號太上



皇后殿下德備坤元化形陰教叅光道巍巍之大興舜  
心業業之思父母尊而親具全華旦之慶天地長且久  
愈見歷年之多臣仰被恩光欣逢嘉會壽曰五福之一  
既並崇高歡呼萬歲者三頌兼祝頌

今上皇帝牋

偕九重而侍膳祇奉母儀慶七袞以奉卮庸昭婦道新  
盛時之緝典騰諸夏之歡聲中賀恭惟皇后殿下位配  
乾剛德全巽順形慈儉于萬宇著肅雍于兩宮禮始內  
朝迎春祺而展慶化行寰宇勅天叙以移風臣越在外  
臺莫陪邇列聞熙朝之為壽如隔九霄慶象服之承顏

太上皇后牋

慈皇而介壽玉卮行慶朝聖子以歲儀喜

字中賀恭惟尊號太上皇后殿下中臨

彌承揖遜之風並受康寧之福陋金母  
黃帝之得長生柏酒浮春及時以禮自樂  
無疆惟休豈但七十歲自古所稀惟曰  
始臣與聞盛事越在外寮占南極老人  
勾陳太帝之座永煥祥光

后牋



晨夕問安之禮燕朝行慶見春秋紀歲之  
孝形四表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視天作配  
彤管無違恭肅俯齊于嬪御禕衣有翼愛欽  
姑衍七袞之宏休偕九重而共喜臣驅馳原  
雲霄有顯德在天遮仰望四星之明潤受介福  
願齊萬壽之崇高

太上皇后箋

秋並慈皇而介壽禮行華且受聖子之推尊光  
之文葱鬱塗楸之喜中賀恭惟太上皇后殿下  
道極含洪方克居黃屋而勞心既勤輔佐及舜

在巖廊而拱手遂極安榮宜都天下之顯名以著帝  
之殊慶允矣母儀之盛粹然后德之全臣外守介藩幸  
逢熙事慈專懿美無彤管之前聞永見崇高享紫宸之  
至養

太皇太后牋

配烈祖以造邦永新景命薦曾孫而嗣服宜衍徽音出  
渙汗于大遼歡洽心於廣宇中賀恭惟壽皇隆慈備福  
光佑太皇太后殿下厚踰坤載高在極先韜漢掩姬正  
四朝之內治孕虞育夏贊三禫于皇家於昭日出之重  
輪莫測補天之五色蒼民瞻仰發輝光于專靜之中挈



國平寧勤保佑于續承之始寔循名而益顯功與德以  
兼隆垂百世之宏休無一詞之溢美臣攝官符守聞命  
郵傳申講上儀因以知九重之欽愛俯殫善頌期於增  
萬壽之安榮

皇太后牋

思齊文母儼皇極以貽謀於赫湯孫增鴻名而歸美孝  
形廣內歡洽寰中中賀恭惟壽成惠慈皇太后殿下夙  
稟柔恭日行勤儉兼娥英之淵懿際虞夏之明昌色養  
太皇體愛欽之要道心循昭考開揖遜于後昆以聖聖  
而相承惟尊尊之為大順存乎惠仁發於慈表彰全德

之休蔓羨熙朝之慶事有光于圖史禮益盛于宮闈臣  
代匱武符馳誠魏闕金敷玉振獲聞帝典之溫文河潤  
山容彌覺坤元之博厚

皇后牋

前殿宣猷建三宮之徽號內庭協慮廣萬乘之孝思家  
國榮華神人悅穆中賀恭惟皇后殿下體坤柔順用巽  
繫齊依離日之繼明祭軒星而齊色以婦婦偕于子子  
具嚴大寢之朝自親親達于尊尊克薦重闈之慶蒐上  
儀于鏤玉凝喜氣于塗椒臣攝守下州恭承大號但與  
旄倪之衆不勝鼓舞之情



賀慈福宮箋

春回北闕喜集東朝迺淑氣於三陽衍宏休于萬壽恭  
惟皇太后殿下儉慈為寶清淨長生獨乘天地之身嘉  
備膺多福燕享聖神之至養俯庇羣方臣等陪侍未央  
阻趨長樂願覽頌椒之祝永觀曆筭之新

慰皇太后箋

光堯太上  
皇帝升遐

漢宮興慟堯屋告終不堪聞玉几之言無復見彤車之  
出恭惟太上皇帝遊心清淨介福壽康豈意彌留杞國  
或憂其天墜迄臻大故鼎湖莫駐于龍騰恭惟皇太后  
殿下久共尊崇曷勝傷痛願抑過哀而就禮期偕嗣聖

以保邦對越顧成之靈安於長樂之養臣守藩于外奉  
慰無階莫伸同執之誠徒結遺弓之恨

慰皇后箋

遺誥下傳神已乘于雲馭嚴宸追慕痛兼極于坤輿恭  
惟太上皇帝道濟中興仁登上壽方安受天下之養乃  
厭為人間之畱恭惟皇后殿下孝協帝心順全婦道遽  
罹大恤豈勝沒悲願遵禮制之中務抑哀情之過永匹  
休于北極用致養于東朝臣遙睇宮闈外分符竹徒有  
抱弓之泣莫馳同執之誠

慰皇太子箴



神游不返慈極如存仰黼辰之完憂泊青宮而致戚恭  
惟太上皇帝壽康介福清淨凝神遠邁克仁鳳曆莫窮  
於授受遽辭舜養龍髯不可以攀援恭惟皇太子殿下  
孝極事親義嚴尊祖念太帝乘輿而在上固自逍遙顧  
元孫出震以承天豈勝悲悼然上侍九重之逮且下為  
萬國之瞻宜節哀情俯遵禮制臣欽聞遺誥薄守左符  
但同民吏以攀號莫望京師而奔赴

皇后殿

肇建儲闈丕承宸極雖由黼辰之獨斷亦賴枘運之叶  
謀宗社儲休邇遐同慶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志存警戒

德備柔明坤為母以順天震得男而主器人倫既正益  
暢二南之風國本不搖何煩四老之助臣繆分符竹密  
迹觚稜既瞻離日之明象垂繼照又睹軒星之次祥著  
重輝

皇太子殿

神聖御圖元良貳極主器藉于蒼震繼明協於黃離喜  
溢天逵慶覃海宇中賀恭惟皇太子殿下夙成岐嶷日  
就溫文惟皇家所重者繼承則儲禁宜嚴于監撫一字  
大號四洽歡聲益綿卜世之休允藉承祧之重念阻陪  
于象魏方分守于魚符位正前星且快觀瞻于瑞色澤



流少海共欣涵泳于餘波

皇太后

萬世不祧廟已嚴于陟配一暮而練服亦愧于稱情恭  
惟皇后殿下協贊孝思丕承內治慈顏如在無復日侍  
於東朝懿範具存益致風行于南國願謹節哀之禮用  
全送往之仁

皇太子

東朝仙去俄閱暮年北內哀痛豈拘易月恭惟皇太子  
殿下侍至親之側念太母之恩義莫重于承祧豈無悽  
愴禮獨勤于問寢宜致溫文庶殫子職之恭少鮮聖心

之感

東宮目編東都紀年進

編年紀事可輯舊聞據舊鑒新是為成憲不量固陋遂  
有編摩竊以南渡以前東都之盛祖宗傳序相繼者九  
朝德業垂休將闕諸萬世論撰於麟臺虎觀秘藏于石  
室金滕豈有他書可叅王史然漢紀成于荀悅而唐曆  
出于柳芳倣其序歲月而書之欵以記事詞之要者視  
李燾長編而稍簡比熊克通畧而加詳甫上奏篇願徹  
宸旒之邃輒緘副墨進于儲禁之嚴恭惟皇太子殿下  
稟睿哲之資廣緝熙之學會道之要致以聖經揆事之



宜質之家法庶因記註兼備參稽仰祈英鑒之高明俯  
察愚衷之悃欵

雙溪文集卷之十三

雙溪文集卷之十四

宋軍器大監光祿大夫婺源縣開國男王炎著

啟

上張南軒

元戎整暇方宣威嶺海之間庸使尤華遂將指江湖之  
上雖屬郡喜公之持節而縉紳望上之賜環蓋以將相  
必有世家不為創見至于父子俱係人望未始前聞諸  
葛瞻之事武侯則功略無傳李吉甫之似贊皇則剛方  
少貶其在今日非為美談當紹興捨攘多故之時賴先  
生禦扞艱難之力勲從宗社道濟生民故上天陰相於



國家宜後嗣繼生于豪傑恭惟某官宗師先聖法象古  
人探六經所載之微言紹千載不傳之絕學愛君憂國  
誠心貫日月而無欺疾惡排奸直節顏岱嵩而莫壓視  
諫官御史逡巡而失色對公卿侍從慷慨而必爭得喪  
齊一毫之輕聲名登九鼎之重仁人義士信知何世之  
無賢走卒兒童亦識元臣之有後去中州凡千里之遠  
在南服有三年之淹擁齊越以澄清移輜軒而庶問桂  
林象郡勤父老之去思漢水洞庭覺溪山之改觀丰采  
足以肅百城之屬吏慈祥足以蘇一路之疲民轉漕軍  
儲實為餘事謨謀王體自合還中而况朝野注目以大

用期之聖明傾心其見知深矣鋪張前烈興起事功必  
規模先定于胸中則設施可觀于天下佇聞趣召即慶  
登庸炎才薄而無堪見愚而未達浮湛州縣所謀固出  
于為貧啜齋詩書此志未忘于稽古飽聞南軒非今世  
之君子極欲北面與承學之諸生豈期墮朱墨之中乃  
限在門闌之側恨無羽翼亟瞻盛德之光輝敢佈腹心  
庶見平生之景仰

謝李椿侍郎

計臺下逐客之令幕府致招士之誠棄官而歸已快高  
飛遠舉之興慕義而返敢辭驅去復來之羞誰云一介



之書生能屈十連之元帥親勤枉駕不許褰裳士類以  
為美談見者無不改觀顧禮義意如此其厚雖豪傑亦何  
可當心非木石之無情施等丘山而難稱凡蓄于肺腑  
而未言者請膝其頰舌而備白之夫憂道不憂貧者信  
窮通之在天可裁不可辱者厲廉耻以立己自烏能擇  
木之說不行于世而猿欵投林之情恒切于中惟利重  
而義輕寧身卑而道屈居上者喜怒難于自克在下者  
去就失之不明如其奮螳螂之臂以當隆車所謂用螳  
蟄之力而撼大木然吾黨之論有是非而無利害流俗  
之見明利害而昧是非雖知其難烏得不免如炎者奮

身孤苦用意濶疎謂仕者有時乎為貧雖匹夫非可以  
奪志幼而務學亦既講之詳矣學以從政遂自敗焉可  
乎矧茲庠序之官號曰師儒之職倘不守準繩以治己  
豈能為領袖以率人奈何疾惡太甚則怨所由生知人  
不明則過亦未免初有含沙之蜮讒基潛行遂來點璧  
之蠅訟爭遽起苟鄰人舉以竊鐵之態則曾母且有投  
杼之疑而况上下之情難通固宜鄭廣文遭官長之罵  
曲直之理未定孰信陽司業有諸生之留無復麾之不  
去招之不来亦姑悠然而辭恍然而受又念半生扶策  
方得一官千里携孥本圖薄祿為郡督郵投劾而逝嘗



擬靖節之太高對部使者納教而爭誰學濂溪之大勇  
累有啼饑之百指家無破屋之數間若非真喪心而病  
狂何遽不旋踵而疾走蓋欲留而不可非得已而遂行  
幸而不見絕于大君子之門祭其不徒為小丈夫之怒  
茲蓋伏遇某官員四海之公望為一時之耆英育德本  
乎剛方待人濟以夷易愛惜後來如場師之養桐梓收  
拾善類若良醫之聚參芝觀其困窮有此顛沛特加憐  
憫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未忍弃捐以禮羅而致之幕下  
擁前旌而一出陪後乘以旋歸無忌虛左以迎侯生第  
憐豪俠之節益州備禮而見嚴子本非真實之情以彼

相方惟茲專美可以激懦夫之氣不徒為寒士之光炎  
敢不深防朋比之嫌益戒讒邪之害蠶尾之毒蓋小小  
爾蝸角之爭亦洶洶焉衆口風波而今少定一區玉石  
從此就分容我庇身有公知己非韋思謙何足為重如  
石處士其尚肯來敢為矯激之言不合中庸之行珥筆  
喜誦者數輩既削迹而無餘纓冠往救者百人皆同聲  
而相應共皆講習日務省修進人若加諸鄰退人若墮  
之淵終亦付升沈于度外忿言不返諸身惡言不出諸  
口但思遠耻辱于將來報德之懷濡毫丕盡

賀李侍郎致政



抗章得讞解印言歸上心雖欲其少留難回雅志士論  
皆推其勇退莫繼高風惟聖賢行藏出處之機如天地  
消長盈虛之運居靜所以止其動用晦所以全其明庶  
無招損而害盈是謂守謙而持滿故先王之待耆德雖  
賜杖以示優然君子之守禮經必懸車而佚老自夫義  
不足以勝利而昧于辭受道不足以制欲而怵于枯榮  
聽其言則競思返駕于山林察其心則無不櫻情于軒  
冕是以進退不失其正惟聖人然後可能至于明喆以  
保其身在大雅亦所深美必治氣養心之有素斯樂天  
知命而無疑用能蟬脫塵埃鴻飛霄漢以知足而保功

名之美以見幾而無悔吝之疵以辭榮而上全明主之  
恩以守節而下激貪夫之志誰謂今世獨無此人某官  
薦實而不欺清淨而寡欲剛大而有守恬退而無求德  
為天下之老成學到古人之微妙達惟徇道入陞法從  
之班志在為民起殿介藩之重去就以禮舒卷以權收  
身於康強之時用志于寵辱之外蓋德之貴則三旌之  
位非重仁之富則萬鍾之祿非多自養之厚則視外物  
而皆輕自信之堅則入流俗而不變方將以雲山為戶  
牖以泉石為尊壘以緩步為車輿以清談為絲竹嘯咏  
風月偃仰烟霞招里社之故人時同燕笑訪山中之幽



子相與過從初非韜光匿迹而魚園綺之高不待吐故  
納新而得喬松之壽能令後進識前輩之典刑却咲舊  
聞少先賢之完傳然而忠力方壯德齒俱尊國家有事  
足以折千里之衝朝廷願治足以揆百工之政或不免  
因時而特出恐未能與世而俱忘炎求道未聞事賢甚  
切斂板獲依于祭戟樞衣許附于門墻既耳提之以發  
其顛蒙又手援之以扶其危殆如嚴父蔡元曲加愛于  
子弟豈腐儒小生所敢望于公侯廉粟俸錢方墮泥塗  
之賤幅巾杖藜莫從丘壑之遊倍懷贊慶之忱不勝瞻  
依之至

謝潘憲

庇身節下苟安獨冷之官薦士臺中首拔孤寒之迹不  
敢自售無為先容誤辱噓枯而使生實非懷玉而待價  
施重則難乎為報喜極而繼之以慙嘗謂士非止于為  
貧欲行其志義不可以苟得當固其窮惟廉耻之風衰  
而利名之念重榮枯之變隕獲于中在下位而俯仰乎  
人第曰志于得爾居要路而抑揚在我惟其求則與之  
乞憐以一已之情借重於諸公之請若此者衆莫知其  
非沈靜自如必謂其栖遲而無援剛方有守又疑其矯  
激以邀名故起家而宦遊或終老於選調世方靡靡而



不能反有識所憂人但營營而自為謀公家何補孰處  
提衡之任獨懷推轂之誠振此滯淹消其奔競有名世  
力行此道乃善人昏待而興可備搜揚宜求茂異炎質  
既不敏數亦多竒謂行藏之所宜須當稽于古訓然涵  
養之未定無以愈于庸流若附于大賢之門固出乎平  
日之願意雖汲汲藐若徐徐敢圖特達之知驟拜明揚  
之賜詳其學則腐儒之陋未免空虛語其操則下士之  
愚烏能端慤謂有似于恬退遂曲加于品題得之甚榮  
聞者太息某官世系東吳之望道原西洛之傳教名重  
于一時許與信于四海必欲得士汲引不謂之私恩初

無容心可否但付之公議要在知其中之邪正非但度  
其寸之短長意其朴訥而無華可以扶持而有立特  
推挽不使棄遺炎敢不講習其所未聞操存其所當守  
治心養氣志雖久而益堅從政臨民學欲行而有用進  
脩則勉其在已得喪則歸之于天無累知人是為報德

登第後謝舅氏汪仲和

纔知丁字詎能起於儒家濫玷乙科實借輝于母黨未  
及造門而謝遽塵飛翰之頌靜言思之得罪多矣重念  
炎天資陋甚生計蕭然無負郭五十畝之收烏能糊口  
雖棟架三萬軸之富何足謀身自傷偃蹇之踪敢有蜚



鳴之望偶緣天幸獲廁時髦茲蓋伏過某舅長學探根  
源誠精藻鑒謂生子必過于父固謨深知然非舅安有  
此甥亦由餘庇炎敢不銘心自勵銜德無忘題進士科  
名已覺微榮于此日成外家宅相敢期振迹于他時過  
此以還未知攸措

通韋倅

太常奏第偶聯淡墨之名別駕攝官獲在鳴珂之里二  
紀嘆差池之久一朝有解返之因行且登門可無削牘  
某官學窮道奧文挾國華試其才于繇劇之間不難製  
錦克于養以安恬之守聊復題輿有如執事之賢實列

勝流之數其鴻博宜細書于虎觀其清修可端簡于烏  
臺胡不高飛尚茲平進止恐未下車之際即聞不俟駕  
之招炎揆日將行瞻風伊通同年筮仕雖慙玉笋之英  
序齒論文乃等棣華之好僥或許其承教庶不致于瘵  
官夏令清和燕居暇豫願謹寢饗之節益申戩穀之休

通向倅

祇戍期而承乏濫陪五馬之車親耆德以為師為在八  
龍之里非先揆日以貢竿牘可遽趨風而望憑茵某官  
六世故家五朝壽俊文簡之典刑未遠薜林之殼烈如  
存閱義理以養其心本不矜於進取攄才猷而見之事



曾未究于施為脫屣如遺挂冠不顧傲睨功名之表倘  
徉泉石之間雖外物輕于浮雲可激清風而厲俗然世  
臣重于喬木當勤聖意以貪賢暫安鳩杖之閑別有蒲  
輪之召炎仰高甚久披奉無因豈意是行獲酌所願從  
郡太守之後將戮力以奉公近鄉先生之尊宜齋心而  
請益瞻承伊通寢寐不忘夏令清和燕居暇豫異精調  
于寢饋用倍納于休祥

上譚提刑

攝丞支郡偶前一歲之期受察外臺仰戴二天之庇甫  
諏辰而恭職即齋宿以修辭願霽威嚴仰陳悃悞某官

為時先覺得道正傳元斯養則氣大而教宏見於文則  
芒寒而色正順詩書以造士討論何止於解頤發倉廩  
以賑民愛利恣形于將指陋矣青蠅之點壁翻然黃鵠  
之摩雲有以自娛堅杜門而避俗不容退處竟衣繡以  
觀凡其教條簡易而不苛其讞議清明而能恕環今日  
乘輶之地無曩時珥筆之忙載考借人岷興南紀遠則  
開元之輔相近而慶曆之諫官惟山川之炳靈獨鍾間  
氣如麟鳳之罕見為瑞清時是宜玉瑄之提封今復一  
賢之顯美暫勤攬轡即拜賜環高掩前修盡摠素蘊炎  
起家冰冷隨牒陸沉製錦之傷偶甬終更于為縣覆車



之戒難乎承乏以佐州自知無尺寸之長未免念斗升  
之祿預期拭目瞻雙節之光華當務檢身仰俟六條  
之廉訪

上張總領

分教泮林嘗藉計臺之庇攝丞支郡又瞻使節之光有  
天幸而能然如自謀而至此况視前車之顛覆尤依廈  
屋之併懔某官行應四科學包六藝緬懷先正勲勞在  
盟府之藏今見名卿忠力薦世家之美游更劇任茂著  
真材將漕湘中蘇民情于遠服摠儲淮右壯國勢於留  
都冕旒有北顧之憂襟帶惟上游之重方急采薇之遣

戍必先積穀以實邊江漢數屯半天下勁兵之聚湖  
四面給軍中經費之須爰仗信臣肅將降旨望獨高于  
喬木禮宜備于皇華既士飽而馬騰亦粟陳而貫朽武  
昌風月清談無取于元規赤髯江山英氣可追于公瑾  
熟籌疆事歸贊廟謨明良相遇之難已親逢于順運公  
侯必復其始當力續于成功炎起自孤生安于拙宦強  
顏為縣不無傷錦之羞妄意佐州復有懲羹之慮方俛  
啄而仰顧孰右挈而左提雖曰恪勤要在米鹽之必計  
如其遲鈍尚期轡策之少寬免曠微官實憑大造

上周丞相



名位至於絕百寮斯難攀附道德足以服一世可不依  
歸况善類宜有主盟則來者固無絕法飛走之役麟鳳  
殆欲去而莫能河海之集涓埃未有辭而不受輒陳悃  
幅仰瀆威尊某官命世真儒舊邦良弼從容造膝贊揖  
遜于睿謀懇惻沃心迪清明于初號召四方之豪俊鋪  
張萬事之規模風采凜然肯燕坐江沱之表浮言過矣  
何毀傷日月之明敬惟元老之去留寔係本朝之輕重  
願從赤松爾豈管賢之雅懷當如蒼生何有天下之同  
欲况復皇明之繼照正資耆德之告猷雖優游固可以  
保身而繼續豈忘于體國其重望則在廷之九鼎其深

謀則當宁之元龜恐遠人必問萊公不宜在外苟中國  
既相司馬又復何憂人心有孚天意自天定矣起家冰冷  
隨牒陸沈年不後人時無知己妄欲通名而自獻非附  
勢而有求士上新津皆受三沐薰之賜身行驥亦期一  
盼目之榮占小己之賢愚在片言之可否

答劉監酒

遠宦栖遲偶在八龍之里高情洒落驟未雙鯉之書欣  
會面之有期愧馳詞之不敏某官摘文華瞻秉德清脩  
鬱喬木于百年家聲猶在騁驂騑于千里才氣無前暫  
安筦庫之卑以養播紳之譽涵今茹古益新黃絹之色



集賢文苑卷十四  
絲發策決科當復青檀之舊物矣仰高甚久披霧無因  
豈意是行獲酌所願逡巡頃蓋可抒棠棣之思勉強抽  
毫莫報木瓜之贈

回蔣教授

才識之優素聞第一師儒之選果見無獲得龍友于渥  
洼空馬羣于冀北某官鈎深學海按藻士林八卦六爻  
研裁文之妙旨一風二賦振屈賈之遺音負此兩長超  
然獨步暫時緩帶肯處諸侯半壁之宮不日曳裾逕登  
上帝羣王之府豈圖孤陋獲識英髦健筆驚人共嘆陽  
春之寡和高軒至我乃蒙明月之暗投葦以為榮報於

何有

謝縣官

祿不及於二親終身有憾年又過於七袞來日無多敢  
意撫謙記其弧矢之初度俯憐衰朽賦以瓊瑤之雅詞  
自顧蒼顏雖歆具一盃而為壽但無皓齒莫能發三款  
之遺音徒劇感悰曷酌厚施

回黃少卿

將指觀風固須膚使刺經議禮尤藉通儒某官秉德高  
明提身莊敬有源源本本之學素號洽聞明是是非非  
之公堅持正論昨由諫省出奉詔條周行嶺海之間既



騰異最光奉絲綸之寵入冠清流方欲騰書驟蒙貽問  
雙魚甚美空懷拜賜之慚四牡且歸日佇同朝之喜

回武舉李状元

龍飛策士將收天下之奇才豹變發身遂占廷月之前  
列某人英姿卓越壯氣激昂早厭儒冠思登勇爵欲跨  
雲霄而直上果超流輩以先鳴臚句一傳僉言無間未  
及面陳於賀臆乃蒙首貺於華牋由韋布以起家今見  
奉親之喜屬橐鞬而從事更堅報國之忠佇觀富貴之  
鼎來以副交遊之屬望

回趙教授

宗盟之秀獨立不羣文藝之高屈居第二敢謂廉勤之  
厚意肯貽駢儷之華牋某官穎異出于神明清苦同乎  
寒素耻隨俗靡歆以文鳴劉子政徑術冠于諸儒李長  
吉篇章傳于天下雖公侯之希有豈今人之不如暫為  
侯泮之明師即造玉庭之諸彥願克遠業企及前修拔  
茅茹以同升雖有見賢之喜投木瓜而莫報空懷愛我  
之私

回翰林

哲人制行可為法於將來孝子顯親欲揚名于不朽謚  
雖一惠法有兩端限以班資之崇在乎貴貴參諸德義



之善又以賢賢豈特廣恩蓋將示勸先正侍郎位不登于三品望寔重于一時以淵源六學之精微有充塞兩間之剗大事當立斷詔旨奪之而必行義有力爭舉世非之而不顧去就之際雍容可觀死生之間清明不亂是當求之古人爾可不謂之賢者乎朝惜鑑亡士悲梁壞難拘禮寺之條例當準淳熙之制書惟簡以見其正直而無私惟肅以示其剗方而有守考諸謚法揆以公言用此易名初無浮實方聞奏牘之所請深喜承家之有人逮綸誥之疏榮辱華棧之委既摘詞有爛陳義甚高念昔年隨牒于長沙以晚學備員于泮水教之話言以開其固陋賜之薦墨以振其孤寒顧涉世之多竒嘆知心之無幾緬懷舊事契濶堪傷今見後昆風流尚在偶獲陪于末議覲少發于幽光因念仰高無復九原之可作惟蘄濟美庶幾千載以猶生

饒州之任上吳提點

中都結綬嘗陪一日之雅遊支郡把麾遂藉天之庇敬裁奏計仰告成期某官今事指南名流華蓋春陽溫厚外示德人之容止水清明內潛君子之志三異仁孚于衆志十竒嚴徹于宸聰雉監考工方晉在儲才之地虎符分守乃果於請郡而行望實浸高春知彌薦盡提



泉貨專屬星軺總一道以鑄山運一鞭而流地但見阜  
通於九府不煩分類於三官佇訖外庸即登近侍炎曩  
緣超躡自速顛隣散吏祝釐方思循省誤息起廢蓋有  
夤緣靖言杖拭之由皆仗吹噓之賜分憂所寄志雖切  
于字民治劇非長心甚虞於曠職瞻承在望欣懼交懷  
仰藉帡幪幸獲依于德宇更期儆策庶無戾于官箴

回諸邑宰

垂老投閑未能忘祿誤息起廢亦許為州方歆騰書遽  
勤貼問某官以才自奮其學甚休負抱既高曷着鞭於  
雲路進趨有節聊飛寫于雷封念假守之無堪惟曠官

之是懼理財患乎苛亦患乎弛聽訟歆其恕尤歆其明  
恃有縣大夫之賢共修職業庶幾明天子之德下究閭  
閻少叙鄙懷用酬來貺

通趙路分

屬目戎旃仰止護軍之貳縻身郡紱隸于屬部之中恭  
職有期通名敢後某官天資敏銳人品高明抗子政之  
忠精懷道宗之方畧天山三箭有志封侯金匱六箴不  
顯古法道本無殊于文武上方並用于親賢暫屬韃橐  
摠列城之步騎佇分旄鉞建上將之鼓旗炎垂老投閑  
誤息起廢幸而假守可以依仁橫槊賦詩願熟聞于健



論治民振旅尚少起于哀懷

謝臺諫

三徑屏居祝釐閒散一麾假寵便郡得安杖拭恩濃挈  
提力大伏念炎倦遊寡與平進無階晚蒙上聖之誤知  
遂玷中朝之清貫超踰至此顛沛從之初如鷓退于中  
都今乃馬還于出塞既賦祠官之祿游分長吏之符惟  
徽饒兩境之交封圻相望而顏范二公之遠教烈如存  
得近地以欣然企前賢而愧甚伏遇某官秉德剛方而  
有守持心仁厚而不私謂長短兼收將集羣材而立事  
則瑕瑜不掩難因一書而廢人特賜主盟免為棄物炎  
敢不省躬玷闕厲志庶平專務撫摩上體朝廷之寬大  
庶蘇彫瘵下消田里之歎愁

通致政王溫州

郡太守分憂之職額以字民鄉先生得謝于家宜先問  
政行將入境可不通名某官德齒俱高人門兩重其通  
敏不隨乎流俗其流潔可勵于貪夫握銅虎以開藩蓋  
嘗小試杖玉鳩而佚老隨即居休細考行藏可無悔悵  
在諸生當日陪于几席如長吏盍時造于門墻炎備數  
祝釐蒙恩起廢江城假守願克已以奉公里社依仁請  
委心而承命



通陳主

杖拭恩深玷銅符之假守帡幪地近有玉節之同僚敬  
馳奏記之誠預達依仁之意某官人門兩大才德俱優  
百年喬木之故家于今有幾千里青雲之遠器其進無  
難暫佐星軺兼司泉貨足國用者在此將聞貫朽于中  
都選世臣而用之即見階升於清貫炎投閔三載起廢  
一麾蓋平生懷睹鳳之私而今日有登龍之便撫旄倪  
于封內受約束于臺中職在藩宣敢不講求于民瘼心  
存覆護庶幾免戾于官箴

通陳知監

滄賦祿誤蒙起廢之思便却分憂適有依仁之幸某官  
起于華胄濟以真才陪星次之輪軒衍泉流之寶藏貫  
朽而不可校仔聞九府之充盈歲計之財有餘何待三  
官之鼓鑄第超升于清貫難久屈于賢勞炎三載投閔  
一麾假寵曠瘼是懼撫字何堪將合魚符可講同僚之  
好先憑鯉素稍抒慕誼之誠

回交代周郎中

昨登三館幸接英游今合五符又叨交契雖在後難攀  
乎逸駕然告新必授以成規遙睇茵憑輒陳輿誦某官  
學深聖域文挾國華是謂勝流嘗已紬書于金匱如其



集賢堂集卷十四  
小小用亦宜演誥于黃麻乃歆訖其外庸今暫違於帝  
所遠追冉季擅政事于四科高祝趙張騰治殺于三輔  
衆雖詣闕難以借留朝有賜環促之來覲嘉猷告于后  
即升獻納之司利澤施于民盡展經綸之蘊炎侵尋末  
路閑客孤踪起廢思深撥繁才短恃有教條之井井可  
以蒙恩更祈誨約之諄諄使之免戾

謝從官

屏居三徑越在家山起把一麾密依行闕枚枻之誤思  
甚寵吹噓之大造為多伏念炎碌碌無竒惇惇寡與瀛  
洲抱槩鄱水分符誰謂數竒動而速謗自知識暗謀不

周身此宜終老於漁樵何敢希榮于牧守况古稱茗雪  
為浙右之名城而今視京畿乃日邊之輔郡寬厚者長  
于撫摩而短于治劇精練者急于辦集而緩于字民于  
斯二端未有一得付以藩宣之寄擢於廢棄之餘曾是  
傷弓若何全璧伏遇某官嚴於律已輕以待人持君子  
包荒之心廣朝廷使噐之意雖管蒯以無廢或桑榆之  
可收炎敢不振衰遲之踪殫牧養之力使之殫治諒無  
梁國之能督以催科寧若道州之拙

謝孟漕

鳳闕非遙虎符有守便朝賜對詔旨趣行主上之德意



寬仁臺治之教條簡易於斯撫字可謂便安載念此州  
殊非曩日三賢祠在誰希前哲之高風六客堂空無復  
宦遊之樂事既紛紛于牒訴又汨汨于簿書征權之利  
日取之若甚多金布之輸歲計之常不足何以免催科  
之拙庶乎為堡障之謀伏遇某官令聞冠于朝端名門  
甲于天下以能治劇兼兩道以裕財其寔留中近九重  
而駐節炎幸緣一日之雅素可竊二天之庇庶雖無御  
黠馬之嚴稱為能吏願戒烹小鮮之擾加惠齊民

答韓總管

假守朱轡將合符于近甸董戎玉帳亦稅駕于是邦方

騰戩遽勤貽問某官受才英特執德靖恭系胄出於  
韜畧通乎虎豹未際功名之會小施整暇之能暫  
權搃千群之步騎行登上將護一面之金湯炎老  
懦而不武念仰高之有素幸借潤之可期悃悞

莫盡

通姚倅

在於撫字其民半刺史之權所以通行其  
好首蒙枉教之勤某官世閱光融才猷  
足究其所長題仲舉之興是宜借  
官聯庶幾繾綣以相依必肯誦



霧有期胸次所懷毫端莫盡

縣

煩苛墨緩近民尤貴察其肥瘠欲  
圖之某官行已靖修撥煩敏決  
堡障而郡守之責出拙于催科要  
其大甚黃金不至搏手而無措赤  
休但使田里無歎愁之殺不負朝廷  
優 即止亨途聊發鄙懷用酬先施  
安德清武康知縣

寫同僚遠

教賜某官疏通無

滯庶謹自將小試民庸暫行邑事若以仁厚之意寓於  
催科之間萬戶按堵而居不病烹鮮之擾諸公推轂而  
上何憂展驥之難自顧陳人豈堪劇郡所願同心而共  
濟必無袖手以旁觀悃欵之情敷陳罔既

謝王縣丞

挈舟甫至素非識面之交曳履相迎遽有贈言之寵為  
公斂衽而莊誦使我置書而永嘆追憶舊遊恍如昨夢  
乃蒙掇拾其陳迹曲畀褒嘉之至辭見謂全寸誠為溢  
美是非不說豈應專于頌而無規直諒相資尚冀有所  
聞而必告



賀吳興郡王

大遯讀命亞傅升華鏤玉增徽慈孝洽兩宮之慶篆車  
彰采友恭形四海之風盛事流傳歡殺洋溢某官端莊  
而好禮靜厚而尚仁晨趨辨色之朝其儀惟謹日致承  
顏之養於志無違屬聖君方駿意于先猷為太母衍鴻  
休于顯號乃眷懿親之近無踰介弟之賢親公府之多  
儀未為異數詔王朝之特輯庸示殊恩萼樓其美於相  
輝棘立超升而在左慈闈喜懌茲惟系出于孝皇屬藉  
榮華豈止事同于信邸炎贊員閤館依德高墉夢斷  
邊阻進瞻于袞繡身居林下但傳誦于絲綸

通孟守

憑軾徐驅鼎來千騎結廬屏處幸受一廛行將伏謁于  
道周可不通名於記室某官蒞官之清如水接物之和  
似春於進取也甚廉以宏深其所養豈不貳邊城之守  
衛亦嘗提民部之權酷欲訖外庸暫臨近輔仰瞻行闕  
在今日則地優舊號富州視異時而民瘠先教所至衆  
志已孚必知以撫字而為先非曰置催科而不問第恐  
未下車之際已聞不俟駕之招炎困殆之餘栖遲於此  
聽父老扶杖而相語謂使君合符之有期日望班條風  
行闔境遽蒙謙抑先委貺以五雲之書猶喜哀逢獲托



迹于二天之庇

與王監承

曩嘗傾蓋邂逅日邊今獲受塵栖遲宇下可無一紙往  
 徹雙旌某官負卓越之才懷徑綸之志萬言落筆四海  
 無人自分橫翔徑處紫禁玉堂之上曷為小却尚留清  
 香画戟之前惟其所養者閎深是以獨庶于進取暫臨  
 近輔可訖外庸發摘吏奸如神明撫摩民瘼如父母此  
 士庶之所屬望亦君侯之所優為第恐賜環不容暖席  
 炎平生多難垂老投閒屬憑茵之鼎來方杜門而屏處  
 典謂莫陪賓從之追趨但與野人共喜閭閻之情

晏

賀徽州趙守

守股肱之郡選擇非輕任肺腑之親藩宣惟允一麾風  
 動千里春回某官系胄出于神明操履同乎寒素以準  
 繩之行矯貴遊之習以經緯之文決英俊之科三緩帶  
 于蓮池一鳴弦于花縣雅懷平進題輿始駕于貳車治  
 策穀聞給餉遂班于六院上欲試之馮翊公非薄于淮  
 陽乃眷此邦今為近輔斂賦之催科已重閭閻之疾苦  
 頗多自明府之開藩聞老聃之相語必寬平而無擾庶  
 彫瘵之有瘳豈止文吳冠漢京之循吏當如毛畢首張



室之諸卿炎需次里中受廛宇下百本薤一畦非方遵  
奉于教條三鍾粟十束薪又薄沾于稍食其為贊慶罔  
既名言

回鄭宰

山川改觀逢新尹之鼎耒田里即安與老農而昏慶稍  
稽奏記遽辱貽牋某官學識俱高人門兩大宜青雲之  
直上無白璧之小疵已嘗佩銅墨于日畿聊復寄絃歌  
于岩邑雖然小却決不久淹政術素優豈憚煩于盤錯  
治教難淹即躡處于清華炎屏迹無堪依仁甚幸非公  
事不至武城之室殆所當然以老人獲登單父之堂諒

難及此尚期一見以寫百懷

答永興鄭宰

壯縣鳴絃子姓有續貂之喜家山掃執老夫辱烹鯉之  
音得此為榮若何圖報某官七閩名士兩學勝流旋奏  
第於南宮宜彩纓于上國雷封槃礴乃有亦三年之淹  
雲跼軒騰終難過千里之駿由茲入覲必有衷言平遷  
即上于蓬山小却亦遊于璧水炎平生困躓晚節浮沈  
非宦路之多艱乃拙謀之不竊美材得用尚為衰朽之  
光末裔不忘永念交承之契

謝林寶文



小儒干祿但傳誦于陳言大府掄材乃濫充于舉首所謂隻字榮於華袞不啻一諾重于黃金恐知己之難酌祇捫心而有愧竊謂貴賤以定天下之分禮義以為人心之閑躁求而得者於義有愆自媒而進者在禮不許豈惟韋布之類因幣聘而後行雖若置眾之人非旌招而不往此士氣所以無挫而人才可與有為至于埽門以見相君執御以事先達雖若此身之自屈亦徒以利而相求逮廉耻之寢哀致賢愚之同滯既歆策其足以速步未免大其轂而疾呼貴遊有援常先得之寒士無津徒自辱爾遠矣雲霄之路淒然風雪之鄉雖有彈冠

之思但能仰屋而歎孰肯銓衡于達宦獨存推轂之公心分涇渭之清濁于胸中定春秋之予奪于筆下有名世力行此道乃善人昏待而興可憐搜揚宜求茂異如炎者賦才甚下涉世多奇歸畊久負郭之田謀仕無封侯之骨祇緣糊口未免折腰獲居半水之中獨竊二天之庇可以摠衣而請益不唯斂板以隨羣前望亨衢思染指于羊鼎退疑薄命或點額于龍門况主人之雁雖有取其能鳴而大冶之金莫不祥于踊躍意固汲汲貌若徐徐敢圖特進之深知驟賜吹噓之餘論評其學則腐儒之陋烏得淹該論其守則俗士之愚豈能純固謂



有似于恬靜遂曲加于品題初不待求聞者太息方鄭  
朴初投于周泗固匪珍竒及梅槎一上于星河便非凡  
物茲蓋伏遇某官諸儒華蓋後學指南劉大之氣塞乎  
兩間仁勇之毅震於一世繫誰之屋燕雀不喧樂我之  
園簫笙有辨當今日蓄儲于人物圖異時經濟于王迹  
蘧蔭戚施之病夫且猶有用樽榼株櫛之散木亦可兼  
收遂使賤微仰屋推挽炎敢不薦于稽古返以省躬講  
習其所未聞操持其所當守有如皦日窮通必義命之  
安敢在下風進退惟步趨之學願由斯而報德庶無累  
於知人

田楊宰

宰于壯縣來自中都方當問途而上蓬萊亦肯為民而  
栽桃李銅章墨綬既藹先教桑蔭麥畦自生和氣某官  
諸儒華蓋後學指南不為盈川締繪之文而有子雲深  
湛之思璞玉指以為石何損乎萬鎰之珍祥鳳使之在  
筴孰議乎九磐之舞行止姑隨所寓欣戚不入于心歐  
陽子斂版于趨避之時昌黎伯讀書于領邑之際景仰  
前喆低回小官未應三年而不飛決知七日之來復矣  
久聞高誼獲在同寮將喜登門快睹青雲之雉遽蒙受  
簡暗投明月之珠悃悃有懷編摩罔既



賀施參政代

渙號揚廷真儒當軸股肱宣力欲求文武之全才羽翼  
在前遂處東西之兩地豈特臣鄰謹于觀法蓋亦夷裔  
懼而寢謀九鼎尊安三階明耀某官準繩有守琮璧無  
瑕氣涵天地之純極乎剛大學得聖賢之用揆以中庸  
方其侍簪橐之班蓋已儲鈞衡之業越從黃闥進翊洪  
樞浸符岩石之瞻宜幹魁星之柄中書立政端論道于  
廟堂右府本兵欵折衝于樽俎不有經綸之素孰堪委  
任之隆贊襄萬事之幾密運三軍之策道揆既止庶績  
咸熙王靈推宣四海無侮與湯咸有一德既契前旒惟  
說命摠百官行登上袞某遠分郡寄側聽郵傳雲起龍  
驤欣見千齡之會履成雀賀倍懷一己之私望東閣之  
崇深悵左符之拘係其為詠頌罔既編摩

賀隆興鄭帥

入覲天顏出臨方面甘泉奏記上知庶訪之勞章水分  
符國有蕃宣之重歡敷四溢條教一新某官縝密自將  
溫良無競得于蘊藉粹然金玉之純動以周旋謹此樞  
機之發東臺批勅既著直聲南服觀風暫將睿旨達九  
重之德意勤六轡之馳驅爰自使軺遂分帥閫惟是大  
江之右亦登艱食之餘公往頌春民如望歲凝香燕寢



不妨憑刺史之輜曳履龍墀行即荷從臣之索某自惟  
遲暮獲際風猷驛傳所臨恨賜環之既去鄰封孔邇喜  
擊柝之相聞慶慰之懷敷陳莫既

賀湖北吳憲

入覲清光出叅讞事三尺垂寬平之法容有舜文一麾  
竭撫字之勞是宜將指修途迤邁遠俗來蘇某官應物  
清明提身庶靜蔚然儒雅壓江右之名流籍甚政教似  
京西之循吏上魚書于嶺嶠持龍節于湖陽惟吏議至  
于吹毛則民情無所措手簡求膚使欽恤祥刑為聖明  
布不殺之仁使鰥寡有無蓋之喜雖揚旌跋履小留鷄  
尾之墟然簪筆論思即上螭頭之陞某有懷晤語喜見  
除書側聞騎從之來敬伸賀悃願備餼牽之禮少展交  
情

回袁州曹守代

榮膺芝檢分守竹符五馬鼎來聞說賢侯之撫字雙魚  
拜賜首勤君子之撝謙修慶未遑懷慚不敏某官英材  
穎秀深識疏通剴劇撥煩解數十牛而刃無缺折發奸  
摘伏照十二乘而珠有輝光持虎節于靈山授魚書于  
盜浦治蔽聞上遺愛在人日邊丙夜之遊欲享德意江  
左宜春之奧今號名藩暫領一麾即歸雙闕某聞風惟



舊披霧末由魯柝相聞幸依仁之孔通邠雲有爛感陳  
誼之甚高喜媿俱深編摩莫寫

回全州趙守代

榮疏芝檢守重竹符惟至尊勤恤于遠民雖枝郡精求  
于良翰歌袴襦之未暮擁旌旆以行春某官育德清明  
秉心肅括才堪國器宜翔翥于中都志在民庸尚藩宣  
於外服帶銜山之南麓居湘水之上游不惟壤沃而泉  
清蓋亦俗淳而事簡是為樂國易以撫摩更得賢侯使  
之懷附佇者凝香之暇即聞召節之趨某久諗英猷欣  
聯王事方辱貽牋之溫潤可占臨政之慈祥贊慶之私

敷陳罔既

回馬宜州代

肅將漕事行嶺海之遐陬叨奉除音得湖湘之善地敢  
謂隼旗之遠遽勤魚素之頒某官投筆志高枕戈義壯  
飛騰燕領壓山西六郡之良舒卷龍韜得圮上一編之  
祕把旌麾而畫諾總弓劍以護邊遠俗清平羣蠻讐伏  
賢長城遠矣小施智畧之竒借前箸籌之即赴功名之  
會某曩因乘傳喜獲同僚受命改轅方歎山川之隔修  
詞授簡重頒使介之來感媿之私敷陳莫究

與靜江唐帥代



久去中都遠內朝之簪橐叨分外間鄰大府之旗麾雖  
欣擊析可無行李之勤敬問興居少伸繾綣之素某官  
斯民先覺此道真傳志定氣完得古人之渾厚識高學  
正析<sup>至</sup>理之精微外流愷悌之教入罄忠嘉之蘊為時  
宿望結上深知羽儀文石之班調護青宮之德然天子  
憂勤之念下及閭閻而海邦凋瘵之餘宜更鹽筴遂由  
禁從出撫价藩海宿山行自此有阜通之利蠻烟瘴霧  
變而為清淑之風豈齊鉞之能淹即介圭之趨覲某自  
惟孤拙獲廁來遊問五管之途將乘一傳在三湘之上  
遽換雙旌聞啟殿之徐來幸封圻之孔通中心欵寫但  
憑烹鯉之音書會面無音徒渴揮犀之晤炎州地暖青  
陸回春願精饗寢之調上副冕旒之眷

謝廣西唐經畧代

一節觀風未及修于荒政十行出命遂改舁于祥刑望  
帥聞之崇深幸鄰封之聯絡往徹記曹之聽可無行李  
之勤某官拱璧含章元龜見晚精微自得靜而探聖域  
之傳詳練有餘動則中事机之會行藏無枉義利必分  
羽儀從橐之班翼贊儲闈之德係時雅望為國老成冕  
旒軫念于遠民牙纛開藩于南海議法欵公私之兼裕  
鹽筴流通臨邊貴威惠之交孚戎車整暇豈但璽書之



狎至即聞環賜之遙歸某久隔憑茵洵更軺傳敢不體  
九重之欽恤未能盡五德之清明念攬轡以馳驅周行  
原隰想凝香之宴咲尚間雲山願賜誨言免貽官謗

賀使舍人代

中宸疏寵右掖升華上顧周行喜黃閣帥臣之有子士  
無異論稱紫薇書舍之得人王猷一新國體增重某官  
志定而有力才全而不偏正大之學得諸家傳雋秀之  
教孚于民聽文章直餘事耳大蕃經綸富貴吾自有之  
不因闕閱超西京視草之手居北省判花之聯彼常衮  
但長于除書難頡潤色而崔琳可問以今事詎曰淹該

得我鴻儒光于鳳閣某外分符守側聽郵傳演綸誥之  
音既發揮于妙語補衮職之缺必簡注于清衷贊慶之  
誠敷陳莫罄

回趙機宜代

出綸新命入幕英遊暫煩棠棣之親增重芙蓉之府某  
官潛心儒業擢秀宗盟早聯玉筍之科荐著銅章之最  
聊資婉畫未贊名藩鼓角清閒無待揮毫而草檄湖山  
平遠不妨寓木于登樓姑以養資佇聞迅召某曩嘗識  
面久不嗣音烹鯉得書乃有同寅之喜揮犀晤語可諧  
道舊之私



賀王侍郎代

擢自儀曹升于選部雖中臺正位久居簪橐之清班然  
小宰掄材尤號衣冠之極選龍光滋厚爵列逾高某官  
正學得於家傳敏識周于世務危言無隱卓然副當宁  
之心特立不回足以作措紳之氣乃由烏府徑上丹墀  
右掖代言既絲綸于訓誥左行議禮以黼黻于典章職  
豈弗清材猶未展仰承帝制進貳天<sub>官</sub>入仕之途雜而流  
品莫澄循資之格密而賢愚同滯若歆釐法之弊未免  
拂人之情雖藻鑑之清明必權衡之平允某外分符守  
側聽郵傳上意方陰姑付以三銓之重物情益附必於

四近之聯贊慶彌深敷陳罔既

賀史侍郎代

選賢右掖正位中臺誥命流傳既用舍人之樣典章明  
備宜新禮閣之儀官以德居士皆心服某官吾儒華蓋  
今事指南望實俱高家有公師之赤舄忠良相繼人宜  
父子之緇衣國所重者世臣班遂陞于法從揮翰紫薇  
之省潤色綸音授經蒼震之宮琢磨玉質遂承晝接晉  
貳春宮清識淹該亦暫持于荷橐遠猷經濟終必上于  
槐庭某久托餘光迭聞新命為公朝而贊慶知善類之  
方亨



回趙道州代

承命分符宵衣洗篆所以慰遠民之觀聽在於宣上意  
之慈祥風動一麾春回千里某官操修之薦靜重而文  
繇國懿親之賢居時能吏之選春陵與壤瀟水上遊雖  
泉石清幽可發元子新奇之句然閭閻凋瘵宜殫陽城  
撫字之心惟其遊刃于盤根由此着鞭于要路某近方  
會面猶辱嗣音却有循良何待六條之祭帝思俊彥佇  
聞一節之趨贊慶惟深敷陳罔既

賀趙總領代

天陞䟽榮星軺將指重上游之勢選望實于宗盟總外

計之權調盈虛于兵食風行六路息決三軍某官恬靜  
無求清修有守動則見太阿之鋒穎粹然藏玉璞之圭  
璋三剖銅符推仁心而撫字兩持繡斧伸直道之澄清  
惟江漢之要津有荆襄之重鎮雲屯萬竈日費千金必  
得能舒卷之通材乃可致公私之兼裕舉鞭而錢流地  
上既趣辨于軍儲聚米而虜在目中必習知于邊事佇  
上甘泉之計即陞文石之班某久矣仰高茲焉借潤門  
闌在望幸隣雙節之光竿牘將誠乃展百函之未其為  
欣媿罔既編摩

回趙知軍代



侯藩撫字不憚心勞治最升聞豈煩薦口輒冒推賢之美  
備言奏課之優某官由國懿親為時良吏德慈祥而  
能愛政簡靜而不煩森戟凝香據黃堂而畫諾無襦有  
袴藹赤子之歡謠雖不為赫赫之敷而獨收上上之考  
擁一丈之蓋眾固願于借留頒十行之書上方嚴于趣  
召某觀諸賢業酌以民言拔茅茹以同升善宜無隱投  
木桃而獲報義不敢私

謝宰執

義釋義經徹冕旒之乙覽恩疏漢詔獎鉛槧之辛勤仰  
瞻咫尺之天光垂照尋常之穴見喜雖榮于寵錫懼莫

稱于褒嘉竊以道載六經易闢三聖理存于畫文王重  
以生爻意見乎言尼父述而為傳顯足以措諸事業妙  
至于行乎鬼神柰何後人以為卜筮之書由此學者莫  
採乾坤之蘊田何所受流于京孟之誣王弼未知雜以  
老莊之說自開戶牖輕棄筌蹄論互體者略而未詳辨  
係詞者信之不篤汎考前賢之異精求至當之歸四象  
具則八卦之體存十翼明則二篇之義著仰望虎文之  
變聖則生知俯慙馬智之專學非自得妄謂食芹之可  
獻敢期采菲之無遺給簡示優遂成緗帙奏篇稱善驟  
錫璽書爝火至微何益日華之明潤璇霄雖遠獨瞻奎



畫之光芒不有先容曷膺殊渥恭惟某官為時先覺得  
道正傳贊乾坤之元幹機衡于國乘白賁之飾煥經緯  
于人視盛世之崇儒推公心而與善顧此編摩之久矜  
其探索之勞未窮文字之深微亦被玉音之獎力某要  
當守其所學毋徒托之空言細札十行為終身之焜耀  
陳編三絕愈薦志以沈潛

謝宰執代

西州乘傳媿無庶問之能南海剖符誤玷藩宣之寄思  
叨逾之所自荷記錄之不忘延見髦倪布宣德意念五  
年之會府統百粵之偏方內撫列城款蠻陬之不擾外

通諸國期海道之無虞宜得長才用綏遠服如某者本  
無實用徒有朴忠平日行藏僅不違于義命暮年遊宦  
豈復忘于事功由均餼于殊途得觀風之一節歲侵民  
病未聞振乏之勞俗弊獄煩莫著明刑之効悵道途之  
僕僕閱日月之悠悠此于責實之朝難在陟明之列驟  
頒詔璽俾領州麾陞之廷閣之華付以元戎之重冒榮  
已甚揣分奚堪錫命自天感恩有地某官清明洞照博  
大兼容程職業以齊百工使皆陳力信道揆以詔八柄  
初無容心遂令案牘之微材亦被陶鈞之大造某敢不  
益堅素志務荅鴻私訓治兵農考難書于上上懷來夷



齋策惟出于平平庶推君相之仁徧及要荒之外

回趙恭議代

璽書疏寵油幕談兵崇棣懿親難遂長才而退處芙蓉  
大府可無重客以咨謀婉畫未施先殺甚美某官宗盟  
擢秀士論推賢貳政京城小

迎刃之全牛兩怨

愠色時煩

叅贊用壯藩宣鼓角清閑不草陳琳之檄江山平遠宜  
哦工部之時姑以養資即聞趣召某曩嘗識面久不嗣  
音烹鯉得書甚喜故人之至揮犀晤語庶伸僚友之情

賀王侍郎代

疏榮書贊正位儀曹必待積德百年適逢熙運有能典  
朕三禮允屬洪儒正度備成物情胥慶某官忠精許國  
文獻承家蘊于中者碩大而深純發于外則光明而超  
卓南臺端簡既於評彈見御史之真西掖演綸不止文  
字傳舍人之樣士論翕然歸重帝意知之愈深式彰畫  
接之勤遂陟春官之貳朝廷縟典固能兼三代之質文  
臺閣新儀亦欲刺六經而述作留清班于簪橐儲雅望  
于鈞衡某久挹英風欣聞新命侯藩有守莫陪賀客  
之塵賢路既亨敢贊公朝之慶其諸誦詠罔既編摩  
摩



賀吳提刑冬

象候清堂日躔南至仄飛緹室卦直中孚由謙獄之持平用對時而迪吉某官端莊而無偽簡易而無文難宣布詔條凜若清霜之肅物然哀矜鰥寡溫如和氣之嘘枯宜五福之類升協一陽之來復某密鄰使傳阻造賓閔敢伸削牘之恭少贊稱觴之慶

賀吳提舉冬

七日陽來協天止之肇始二星光著映雲物之殊祥既復而亨為泰之兆某官高文炳蔚敏識清通布上湛恩日可愛而羣情昏悅係時公望春未回而萬物先知默

觀天地之心當啟明良之會某密依使傳阻造賓閔散伸善頌之誠以贊繁禧之介

賀汪提舉冬

時當來復微陽潛應于黃鍾物以類升和氣先隨于玉節獲預同寮之好可無善頌之勤某官喬木故家渾金厚德分持一節雖專筦山海之饒恭布六條不但扶風霜之肅宜神休之滋至與陽德以俱亨某幸近乘輅稍踈會弁舉鸞觴而為壽阻造賓閔修魚素以將誠敢陳記室

賀京運使正



蒼龍移陸青帝司春式迎端月之和茂迪使星之慶某  
官德恩而理氣肅以清暫輒直于烏臺出董輸于驪駕  
湖山清遠散一節之仁風天地和同擁雙旌之喜氣既  
協泰來之吉即承晉接之榮某目企門闌身縻符竹阻  
奉觴而為壽但削牘以寓誠

賀吳提刑正

春王謹始迓淑氣之潛回星使觀風擁殊祥之滋至某  
官處心豈弟應物清明分瑞節之皇華光臨南楚鞠園  
靡之茂草仁轉東風即承晉接之榮用協泰來之吉某  
屬縻符竹莫望茵憑但修削牘之恭逸贊奉觴之喜

賀趙丞相春

斗指孟陬律諧太簇日行青陸和方散于東郊星拱紫  
微光下臨于南楚對四時之政始集萬福以維新某官  
秉德格天體仁育物曩者運璣衡于左揆四海回春今  
焉擁牙蠹于上游一方蒙福肇茲人止介以神釐三之  
日開泰以時欽承注意萬斯年匹休于國永賴調元某  
目想台閑心驚歲籥莫陪旅進奉椒醑以輸誠但祝公  
歸冠槐庭而正位

賀曾守正

攝提紀次太簇宣和道迎木德之亨袞集竹符之慶甫



寫誠于一紙重委既于朋緘某官摘伏精明撥煩閑暇  
既積優而治竅由假寵于侯藩惠浹四郊方頒春于漢  
詔喜隨一節行就日于堯運某敬閱雲牋莫瞻星弁遙  
贊履端之吉但勤善頌之私

賀趙丞相春

辰起蒼龍日行青陸儼上公之袞繡德與時新擁大府  
之旌旄喜隨春至三朝謹始萬福來宜某官道妙彌綸  
志存康濟乾坤洪造資金鉉之調元江漢上游屈玉麟  
之出守茲履端于人正彌受益于天休佇聞晉接之勤  
用協泰來之吉某職縻剖竹心感頌椒望斐節之煌煌

莫陪旅進瞻泰階之兩兩但祝公歸

賀蔡總領春

斗指孟陬律回太簇王春頒朔肇開泰道之亨卿月凝  
輝益介鼎新之慶某官才推秀整氣備清溫茂對光擁  
使輶而星指摠司餉饋護師壘之雲屯迓三陽奏地之  
和申百福自天之慶禮承晝接道與時亨某借潤雖深  
趨風無自介茲眉壽媿莫奉于椒觴寫此心期敬遠馳  
于魚素

賀汪提刑正

青規發育肇開泰道之亨玉節光華宜受鼎新之福某



官清和兼備寬厚有容折獄哀矜斂威嚴之霜肅問民疾苦宣德意之春溫茂迎端月之和益介自天之佑佇見雙旌之喜色歸瞻九陛之清光某阻望星輅游更歲籥隣封相比獲依棠蔭之陰賓序非遙莫獻椒觴之壽

賀馬提刑正

王春謹始化方運于青規卿月迎輝和自隨于玉節茂對三陽之泰坐迎五福之升某官氣肅而溫德剛以順執法嚴理官之守讞疑增膚使之華茂對東風變園扉之草色更觀遲日轉芟舍之棠陰行膺晉接之榮以迪鼎新之慶某濫司戎閫獲適星輅第修尺牘以將誠莫舉一杯而為壽

與鄧教授

承乏校官嘗近德星之里社備員屬邑獲依泮水之先生適有此緣不勝其喜敬致雙魚之素仰塵三鱣之堂某官行必踐言志惟徇道韞圭璋而內映所養者醇決江漢以東流其文有本聊作外諸侯之客不卑郡博士之官豈惟膏馥之含嚙正要淵源之灌注雖布衣承學之士願公少留然金馬著作之迹以賢為重不煩推轂則有賜環炎近脫選曹未聞縣譜由銅章之俗狀望絳



帳之清姿偶然遊宦之同迥若仙凡之隔惟儒學詩書  
之化一變民風庶訟連牒訴之稀少寬吏責區區所蘊  
喋喋難窮

與趙節推

開青雲而都雉緬懷鄂渚之舊遊泛淶水以依蓮屬在  
巴丘之下邑其為間濶之日久矣願申疇昔之好可乎  
搖我心旌望公眉宇某官圭璋其德斧藻以文脫脫萬  
言籍籍有聲于江漢摘髡一第駸駸可上于星辰由黃  
綏以借資贊朱轡之畫諾千里陰受其賜居多入幕之  
謀諸公交荐其賢行見追風之召炎浪隨官牒偶脫選

曹竭來親雁鷺之塵乃隨在葭葦之澤未知縣譜恐戾  
官箴賴有故人可講一日從容之雅庶幾明府肯垂二  
天覆憐之息悃悞之情編摩罔既

與饒節判

事有拙謀墮葭葦瀕江之地人誰庇已仰芙蓉幕府之  
英敬自達于姓名因少摠其情實某官識精而敏德簡  
而文有飛黃致遠之材不行捷徑具結綠含章之美可  
敵連城惟使君撫千里之封故賓佐極一時之選陪畫  
諾黃堂之上挹凝香画戟之間赤壁江寒洞連波穩胡  
林談笑不妨風月之平分魏闕進趨即看雲霄之直上



炎學非有用官本為貧藁爾井疆之微蕭然風景之陋  
雖所製固非美錦而在前乃有覆車自顧腐儒曾未聞  
于縣譜幸依君子庶無戾于官箴祈向之私有言莫既

與梁知錄

脫選曹而試縣拙矣割雞攀府掾而事賢難乎附驥妄  
意快景星之覩終期借慶雲之陰某官族系光華材猷  
膚敏澤雉之文五色斂翮將翔豫章之翰百圍深根自  
養屈居上佑糾正同僚以哀矜察庶獄之情以精練了  
公冢之事英毅籍籍已聞推轂于當途緩步翩翩即見  
着鞭于要路炎得邑藁爾揆才闕然豈惟未辨種河陽  
之花柳亦無以執彭澤之秫幸逢明府君寬厚之政可  
以少安更賴大君子提挈之私畧其不逮

上林倅

與生徒誦說古今本無他技為臺府督催租賦未必能  
官幸而依半刺之寬洪或肯容一夫之遲鈍敬脩奏記  
即告戍期某官卓尔真賢起于華胄龍文赤鼎獨立可  
以鎮浮驥足青雲緩步終于致遠深袖經綸之手不萌  
進取之心曩嘗撫花縣之封民懷其惠逮此葺竹符之  
守衆賴以安聞將解綬以造朝必有追鋒之急詔倘或  
趣舍人之裝於踰月尚能通閭吏之謁以趨風炎無尺



寸之長急斗升之祿拙于擇地一鄉絕爾而甚微責以  
取材千戶蕭然其無有鷄刀之小如此鼠披之窮謂何  
拭目緹屏所恨事賢之日淺束身墨綬不勝依德之情  
溪

答陰學諭

作縣之難今世以為通惠從政之敏儒者未必皆能幸  
而在君子之鄉或者寬長官之責某人才華之美操履  
之純為領袖于諸生廣絃歌于千室與邑子遊鄉校而  
議政固所願聞使里人望廬舍而息爭尤為有賴未遑  
修記驟辱貽牋陳義甚高愧于得錦繡之段而無以報

依仁孔適庶乎入芝蘭之室而聞其香心之所懷言不  
能既

上趙丞相

賤有司之為邑怵惕于中大丞相之闡藩照臨其上自  
顧茅餅之守素無製錦之能孰為廣廈之忭懽幸近洪  
鈞之埭北三薰身而修敬九頓首以馳情某官惟德格  
天以誠許國言皆可績副聖主之所願聞事在必為任  
諸公之所不敢然而道大則難合所以位高而弗居進  
退以時卷舒自我身雖遠而在外義則端于愛君寬朝  
廷西顧之憂司管籥北門之寄以整暇練三軍之步騎



以慈祥輯四鄙之耕桑緩帶輕裘威譽旁行于邊瑣清  
香画戟仁教充滿于江皋竊聞道途之言歷數將相之  
舊唯公耆德為世重臣與其鎮撫于山川曷若謀謨于  
廊廟俯觀物望仰察帝心即上玉麟再調金鉉展經綸  
莫大之業成恢復無疆之休炎出自困窮安於流落雖  
幸脫選曹之喜而思為縣吏之難蕪爾一鄉蕭然千里  
撫字則財于何取欲趣辨則民所不堪厥或曠官若  
為苟祿望繡裳之密邇歎墨綬之拘牽三事掄材尚不  
遺忘于微賤十連察吏庶其覆護于孤寒欣畏交懷瞻  
依在念

賀荆南帥閻侍郎

上初嗣服欲得封疆之重臣衆有公言無踰臺閣之舊  
德自漢中而移鎮撫荆渚以臨邊穩如長城扞此方國  
某官淵源之學經緯之文疏通之才剛大之氣潛蓄者  
如此之厚發揮之自然不窮間闕出蜀道而來風采在  
漢廷之右夫內則處六官之列與外而位九牧之尊是  
曰得時便于行志衆人視此鮮不以利達動乎其中君  
子居之必歆以功名見于當世况方面之輕重係敵情  
之屈伸茲為上游之衝古稱用武之國幸而無方內之  
犬吠可以集目前之燕安民兵散於田畝而虛有其名



未能熟旗鼓之節官健聚于營壘而不作其氣徒以耗  
金布之藏私商盛則盜伏其間緩之必縱而急之必  
變常賦輕而民窮于下督之不可而弛之不能朝廷  
為是選文武之英會府所以兼兵農之寄惟閒暇經營  
之不苟毋務因循則安坐談笑而有餘何憂倉卒在今  
日清明之初政宜此邦屬望于元侯然而為之藩垣特  
一方之福耳至於授以魁柄又四海之顧然矣以一陋  
儒在此凋邑遇事多掣其肘字民徒勞其心眇然無異  
于庸人何以求之于先進踊躍自喜歎少見平昔依歸  
之誠猖狂妄言不但作尋常慶賀之語其為悃幅固

既編摩

賀岳州田倅

外諸侯之守鎮撫斯民半刺史之尊通行其政上所識  
擢衆皆觀瞻某官實稱于名德見于行器堪致遠常陪  
玉節之英遊智在養恬不問青雲之捷徑從題輿之偕  
重承剖竹之維藩三江五瀦雖據形勝之地四邑萬戶  
未復承平之時藹然仁厚之教慰此耄倪之望專城畫  
諾固資別乘之功當宁思賢行拜出綸之召炎不暇擇  
地正緣為貧有如投足于薄冰憂其不免茲幸庇身于  
廣廈或者少安欣忭之私編摩莫寫



賀梁總領

重兵宿于要地以信臣領其轉輸明詔謀于大進而諸  
公有所論荐意由親擢乃得寔能綸命流傳輿情欣悵  
某官才全而識敏志定而氣和術業足以濟時教名著  
于將指觀風行而草偃推善人去殺之仁知川竭則谷  
虛體王者富民之意帝念上游之萬竈日殫經費之千  
金選擇自乎淵衷光華增于星使固吾邦之守衛形敵  
國以富強操六路之贏資錢流地上入九關而計奏虜  
在目中即綴近班盡抒素蘊炎起家寒甚得邑蕭然繭  
絲保障不可以兩全簿書期會若何以逃責一官乃身

之累髮種種以凋殘萬間為庇之多心搖搖而瞻遡

與周知錄

英躔所次榮居府掾之先法守至詳糾正官寮之失依  
芙蓉而增麗萃棣萼以聯芳某官學積于身仕行其志  
高足安于徐步終到亨衢敏手妙于撥煩常新遊刃使  
所居之官大見有用之才全吏不能欺財何憂乎不足  
獄無所枉民自喜于無冤佇聞推轂之衷言別拜出綸  
之新渥炎隸于屬邑仰止清流遙睇茵憑心難馳而身  
繫敬條竿牘詞則淺而情深

回唐解元



待有司之公選抱先聖之遺經談笑場屋之中自期得  
雋睥睨譙門之下果見元英鼠輩何為龍媒自出某人  
文無蹈襲行有雅馴雖懷辭不可以越鄉幾于賈待然  
發矢必期于破的所以運奇從容画史之神閒披靡小  
巫之氣索取青氈之舊既可厭于爭心奪錦標而歸當  
更觀于巧手

回胡解元

鶴書求士鶚荐推賢姓名在百里以單傳詞賦于一州  
而獨步喜英材之翔翥起老令之推頽某人學務汲深  
識思致遠擔簦久出素有志于功名扶策未歸果獨先  
於流輩聞陽春之寡和合月旦之公評樂止一夔所謂  
少之而為貴經聯千佛即當自此以超凡贊慶之私有  
言不既

回徐尉

里門衮邇乃無識面之因官牒差池適有同僚之幸喜  
藁爾蒹葭之渚來蔚然蘭菊之芬某官學非空言文得  
正法決科入仕議論直而無欺歷考借資志意恬而不  
躁德兼懋畏盜必逃奔綵棒在門將快百里之先覩金  
閨通籍佇有羣公之裏言某翰墨陳人簿書俗吏慚無  
仁術致桑下之雉馴尚倚英風止花陰之犬吠敬酬函



賜翹想車音

田彭秀

蒼蠅點璧物惟其潔而易污鴻雁傳書事或以虛而成  
寔然知過貴于能改而止謗在乎自修某人將出幽而  
遷喬無惡濕而居下誰能膠其目而不視未免困于心  
而後懲雖無桑中之期難學柳下之可往者不可諫矣  
勿蹈前非此物奚為至哉曷思自反長牋委貺雅意甚  
勤敢陳藥石之言媿匪瓊瑤之報

賀薛漕

命出中除任而外計部刺史之選上款寄以咨詢諫大

夫之來下熟聞其風采輶軒壓境輿誦載塗豈無他人  
可以付漕轉之事必有君子乃能甦凋瘵之民某官人  
物超乎漢唐師友得之沫泗潛心默識養以湛深之思  
正色盡言見其剴大之氣第知許國不自為謀調萬物  
之鹽梅鼎無折足蓄九淵之雷電龍有逆鱗仇然猷  
聞者動色惟仁人獨勇于義雖昔賢猶病其難用之則  
不負所學而求容捨之則自得于中而無悶然有德  
留之決乃本朝輕重之幾蓋為之兆而賜環故起于家  
而持節先轂騰涌協氣熏陶姑慰一方之情尚遠四海  
之願謂宜端委盡發經綸斷國論于文昌紫薇之廷還



士風如慶曆元祐之際災未煩雋遣將近終更慮折族  
庖之刀願歸間道之璧自悲俯啄而仰顧孰肯右挈而  
左提三年飽百里之艱難一旦有二天之臨照雖未瞻  
于履舄如素出于門墻萬金書札之中尚蒙慰薦六轡  
茵憑之側豈忍棄捐仰瞻鴻雁之飛不勝燕雀之賀

賀張總領

遠聞使指近在王畿竊謂一時人物之英豈願平糴是  
以千里音書之賀未徹記曹不踰暮年果有新命升中  
即于華貫摠外計于上流喜溢三軍風行六路某官有  
雄浚雅健之文而加之至妙有正大高明之學而揆以

中庸暫擁皇華而按行獨當上意之選擇倚于封疆扞  
禦所以養其望處之錢糴浩穰又以觀其材江漢數屯  
半天下勁兵之聚湖廣四面供軍中經費之需寔難其  
人可付此寄今以明公之至盛際于昭代之有為春秋  
如大川之方增聲譽如北斗之高揭行其平生德業  
所蓄願以遠大規模而自期憂民憂國之浚固其素  
志足食足兵之外別有遠猷勛庸當自此而益新富貴  
方鼎來而未艾炎久拘吏鞅忽近師門輿誦欣然皆動  
色而相語私心喜甚不待言而可知未侍茵憑倍增向  
仰



謝岳州劉守

官牒縻于墨綬幾不自量存續出于黃堂素非敢望未  
去覺吏民之改觀將歸傳親舊以為榮竊以作縣之難  
今世以為通患入官之意古人亦或為貧苟為拔萃之  
才難副陟明之選炎繆于擇地何以字民蕭條百里之  
窮瑟縮三年之久繭絲保障理不可以兩全刀筆簿書  
罪易盈于百謫幸玉音之有旨削版帳之無名部使者  
廉問至詳明府君奉行惟謹甦疲民于憔悴之後脫小  
吏于煎熬之中已及終更未煩雋遣念厥初之移病恐  
至齧臍及其後之弓祠又憂濡尾豈謂升階之漸乃承

褒衮之華某官恕以及人清而容物假借屬縣輒符移  
趣辦之嚴收羅滯材備廊廟平章之用顧如炎輩所謂  
鯁生學術蓋恐恐然何能純止吏事又碌碌耳烏得詳  
明棄之如犁牛之一毛取之非鴻鵠之六翮誤蒙慰存  
莫稱品題炎敢不行所聞知勵其遲鈍進修則勉諸已  
窮達則歸之于天無累知人斯為報德

代謝張尚書

諫垣承乏初無補衮之忠起部陞華遽玷出綸之寵處  
非其稱愧益于榮某官非有長才素安拙宦久更州縣  
之役誤被聖明之知凡十薦而齒周行不三年而聯法



從晉居騎省兼侍金華既未能盡五諫之規亦無以發  
六經之旨第欲明于國是義不顧私嘗力詆于邦誣言  
多拂衆方祈補外以避咎乃更由中而得遷顧晚節之  
浮沉遂班常伯念平生之夢想不到文昌自視歉然何  
由得此某官承家文獻許國忠嘉御衆牧民分吾君之  
憂顧好賢樂善如先正之心平靖言微幸之多必借遊  
談之助方圖叙謝遽蒙賜錦繡之章但喜拜嘉終莫致  
瓊瑤之報

代賀張尚書

一札疏榮十連移鎮赤文綠字冠學士之清班絳節碧

旌開元侯之幕府教條風動民氣春回某官敏識照微  
宏才經遠出遇孝宗之神聖遂亟上于亨途仰承魏國  
之忠勤將大恢于前烈乃由武部游偃价藩壯邊鎖之  
金湯謹陪京之管籥賢勞如此王覲何遲正緣謀元帥  
之難且復借中權之重披圖輿地撫一道于西江占象  
璿霄煥二星于東璧消閭里之愁歎變旗幟之精明既  
訖外庸上心所向即還近列僉論攸同某廁跡日邊受  
塵榜下擬騰書而未果愧貽問之相先久隔英姿思聽  
漢遶之革履既知世德請賡鄭國之緇衣

代回丁茶馬



諫省克員甚慙無補文昌分職乃獲超遷靜言僥倖之  
因殆有遊談之助某官敏銳而使煩剝激昂以赴功名  
歷井捫參萬里肅將于使旨摘山市駿六軍增壯于戎  
容裔夷信服其庶平屬部聳聞其丰采汎閱當今之人  
物孰踰執事之才猷豈無衷言越在外服有如躃拙洊  
列清華款修謝而未遑辱貽音之下逮木仄有贈不能  
視施而酬茆茹同升但冀勞來之喜

代回吳兩府

擢司事典甫再閱于旬時晉長兵曹遽濫膺于新命始  
因長者之借譽遂玷公朝之誤恩某官貴重至于上公

清苦同乎寒士居京師奉朝請絕無悔吝之疵開幕府  
班教條輒上循良之最醞藉之美雍容可觀左戚右賢  
雖曰祖宗之舊典經文緯武孰知天下之全材宜由肺  
腑之親入在股肱之列某自登朝著獲際下風竊揆雅  
懷蓋尊主庇民之是念孰觀曠度亦好賢樂善以為公  
故此超逾出于推挽未遑叙謝先辱貽音隳括之工文  
從而字順金銖之重意盛而禮勤徒極銘藏莫酬珍贐

賀石宰正

一元天統肇始三微百里人和集為多福某官屈金闈  
之步武試墨綬之剗裁飛鳥將朝鳴弦無事爰休復亨



之動以迎泰吉之來氣感荔芸共借此時之冬日陰成  
桃李姑留嗣歲之春風矣婦執潛身望門矯首莫持盃  
而為壽徒削牘以將誠

賀趙宰

青帝回春勾神司化三朝伊始萬福維新某官帝室懿  
親相門華胄自分登日畿而結綬肯來莅岩邑以鳴絃  
其清潔足以為吏師其惠慈足以孚衆志宜迓泰亨之  
吉即承晉接之榮炎久矣倦遊屏退而處辛桑榆之暮  
景依莢李之穰陰自憐扶杖而後行阻陪賀客不獲舉  
杯而為壽徒有祝詞

又

時當亞歲律轉新陽沸里社之歡聲增縣公之介福某  
官聞望高于天族才猷見于雷封人行古鏡之中吏立  
春冰之上盤根遊刃有成不俟于三年要路看鞭來復  
可期于七日炎投閑已老顧疵為多望賀客之下塵進  
陪不迨干記曹之清視祝頌惟深

賀唐守正

歲時告朔謹始三朝宇宙回春後期十日以預迎于協  
氣可增鬯于繁禧某官近獲闕以開藩迓三陽而交泰  
占龍躔之常度于以勤耕考象之魏舊章因而布治事



施行而有序民觀聽而惟新行即還中寧容久外炎受  
塵宇下卧病山中阻造臺門即首時而展慶謹修竿牘  
祝壽眉以將誠

賀孔守正

鷄日履端甫應丹天之運龍躔起度即回青帝之春藩  
闔郡之歡謠介專城之景福某官寬仁迪德樂逸近民  
中朝慶賜之行茂迎協氣近輔藩宣之善必有殊榮迓  
此泰未宜於晉接佇拜紫泥之詔入登文石之班炎俯  
念老羸仰依芘護椒杯為壽悵莫與於進趨藜杖扶衰  
但遙伸于祝頌

賀鄭宰正

太史授時肇新歲事令君布政茂介神釐况當涓日視  
篆之初即有頌春勞農之喜仁風披拂和氣冲融馴雉  
田間穀即騰于三異飛鳧天際薦豈待于十竒自顧陳  
人方依明府一杯為壽愧趨進之莫前尺牘將誠又嵒  
遲而不敏徒深祝頌罔既名言

賀趙丞相啟代

命出中宸任顯右揆協同心德九重倚謀國之有人綏  
靜華夷四海用真儒之無敵物情胥慶宗社匹休竊以  
事業之成就雖出于人為明良之會遇乃存乎天命中



興之運作配以賢高宗舉傳說則得之夢寐之間明皇  
用姚崇則契以立談之頃上既灼知而不惑下非先入  
而後量及經綸終底于有功則擢任不嫌于太速薦生  
上聖紹復丕圖豈無命世之才出輔有為之志恭惟某  
官學閔百聖氣蓋諸公黼黻之文足以賁邦國之華著  
龜之識足以昭事機之變奮就功名之會曾無歲月之  
淹衆拱手以推先帝屬心而圖任然而軍國之務寄諸  
一相位望之重冠于百工慰天下之觀瞻立朝廷之風  
采愛惜名器維持紀綱裕民和衆以固根本之安選將  
練兵以壯爪牙之助策惟自治是不先教在當今事勢  
之非輕必平日謨謀之有素佇聞施設仰副倚毗某久  
托餘光欣聞盛事司北門之筦籥方備蕃宣望東閣之  
衣冠莫陪趨進上為天廷贊同賢之慶下知海宇有開  
泰之期詠頌之誠編摩罔既

謝劉司業啟

邑下棲遲敢聞知于當路臺中庶訪肯薦寵于孤生恐  
傷左右之明寔過平生之望嘗聞官爵乃勵賢之公器  
人無援下之私恩孰仰未伸所知必舉故秀民皆可  
以類進而仕者不貪于躁求今昔異時品流滋濁隨在  
選人之數限其舉主之員初以拔才久而貼弊膏梁有



託翩翩馳驟于通衢韋布無津往往浮沈于下位不堅  
素守寧免自媒乞憐以諛佞之詞借世以請求之力志  
於苟得恬不為羞既士氣之不張於人才乎何取誰肯  
提衡于引手獨加推轂之公心矯俗之非收人所棄有  
名世力行此道乃善人胥待而興可脩搜揚豈無茂異  
至如炎者半生挾策千里携孳歆達而窮殆痿人之思  
起何由以進擬拱璧之暗投國士無雙揆能不爾貴人  
數百知己者誰已甘流落于窮途亦如吹噓之餘論許  
之以清苦之節則察其粗識庶耻期之以遠大之業則  
歆其益務操脩自慙拜賜之屏營人歎見知之特達茲  
蓋伏遇某官清明無敵剛毅不回殺名重于一時毀譽  
信於四海出于天下之耳目詳辨是非如見衆人之肺  
肝灼分能鄙歆州縣無淹滯之士為朝廷廣採擇之誠  
不遺一介之微俯借片言之寵炎敢不治心養氣潔已  
奉公視軒冕外物之倘來安其有命請詩書古文而不  
廢守以終身無累知人是為報德

謝呂鄂州啟

五馬之貴方幸瞻依一鷄之稱誤蒙收錄顧承乏在衆  
人之後而見知處屬吏之先不勝踊躍之私曷報生成  
之賜且先民非不欲仕然君子未嘗自媒惟持養之有



餘寧浮沉而無悶既在下者得失舉安于定命故先達者荐揚非市于私思有才豈病于無聞不肖雖勞而何憾古道寂寥之已久物情躁競而不還凡登名薦士之書無為國擇人之意非有宦遊之契好即因權要之請求孤寒無津流落者衆孰能矯此末流之失必有卓然命世之豪宜得異才乃堪公舉如炎者謀身甚拙涉世多艱投簡冊之鉛黃對簿書之朱墨適有依仁之幸僅無速謗之虞猶未能忘情軒冕之間豈不願托迹門闌之下第画戟開藩之始繫青衫為隸之新半載一章焉能兼及同僚諸彦俱合在前敢期特達之恩獨借吹噓

之寵茲盖伏遇某官禋身肅括鑒物清明帝所倚毗澤國持專城之虎節士皆景慕家菽為四海之龍門謂異時經濟于王途宜平日蓄儲于人物株樗斷木不使有遺蘧蔭病夫未必無用假以齒牙之論獎其鞅掌之勤炎自當增益未能潔齊所守敢為矯激求居官赫赫之菽專務省循竭為善孜孜之力少圖報稱無負品題

上周摠領啟

按部十洲方見繡衣之風采摠財六路又傳金節之光華凡預帡幪率同忻忭惟荆襄之重鎮在江漢之上游鐵馬萬羣誰何要害木牛千里絡繹轉輸非芻粟之有



餘雖金湯而何恃要在使公私之兼濟必有能舒卷之  
通才恭惟某官簡易而有文疏通而知要物流而金石  
獨止能沉潛道德之淵龍翔而雲霧必興于奮發功名  
之會見諸歷視動則有轂既乘輶大江之西即持斧重  
湖之北投一旅貔貅之象解五溪蜂蠆之屯奏此膚功  
陞于拱著然上意撫摩于戰士歆異時馳騫于中原調  
度軍儲肅將使指錢流地上固不勞鞭笞之精虜墮目  
中當預定廟謀之審計日以俟逸公之歸炎牢落小儒  
浮沉少吏攝官三歲依德二天少寬速謗之虞適有事  
賢之幸寒鄉之冰氏窮甚敢期自貢于姓名高漢之星  
使燁然即卜進瞻于顏色其為悃悞罔究編摩

回趙運判啟

申錫湛恩榮額外計慰遠方之觀聽增膚使之光華郡  
國傳懽交朋相慶恭惟某官提身括肅莅事清明披服  
古文用志俯同于韋布發揮素蘊美名自滿于搢紳將  
指漕臺觀風南紀舉鞭而計畫知錢穀之盈虛攬轡  
有懷詳問閭閻之疾苦海濱嶺表如在中州父老兒童  
孰知德意帝從人欲衆願公留雖持節以按行少淹外  
服然賜環而入覲必有衷言某獲預雅遊欣傳新命山  
川遼遠未遑一紙之書使介鼎來重拜朋緘之貺彌深



贊喜罔既敷陳

與郭判院啟

傳誦杜紫微之文久思焚筆願識韓荊州之面恨不登  
門豈期小官為墨綬之僚適值長者佐繡衣之治殆天  
幸而抵此非人謀之能然恭惟某官心藏萬事之著龜  
筆落四方之膾炙豈知敵數百人于禮部氣壓同儕不  
勞奏三千牘于公車聲聞當宁志在青雲而自許德如  
白玉之不緇謂驂騑騰踏已升于要路何鷓鴣徘徊未  
上于青霄暫翊使華屈臨吏事雖輶軒全節非竒才不  
共於官聯然文陞赤墀在內服尤需于豪傑固知積薪

無長孺之望必將前席喜賈生之歸矣孤陋無聞崎嶇  
多難甫上南宮之第忽有北堂之憂未能翻口于食貧  
寧免折腰而干祿方且逡巡在九品之賤孰能推挽于  
諸公之間念兕時聞執事之名若瞻北斗乃今日快平  
生之願可見景星安敢內交庶幾依德官遊如幕上之  
燕少假扶持學術類瓮中之鷄尚期開發

賀李參政啟

中宸出命南服開藩上既起公于燕閒之中委之卧護  
公惟撫民以清淨之政允也來蘇將令老稚歌舞于湖  
山不過樽俎咲談于連戶十洲聯絡一意瞻依某官僕



道得中和之全修已盡焉欽之實靜而克德業之蘊如  
海涵地負之含洪作而應事物之機乃燭照龜占之昭  
晰以堂堂柱石之老應兩兩台階之符身上黃扉意安  
綠野傲睨功名之外已雖處之淡然經綸明聖之時衆  
固望之久矣胡不秉圭而入覲乃煩擁節以來宣命申  
伯式是南邦姑以慰遠民之願有伊陟格于上帝豈其  
緩同德之求佇聞二入于中書豈但再恭于大政炎無  
適時之用有信古之愚知命之窮難容心于僥倖為貧  
而仕但苟祿以浮沉敢期以半水之孤踪忽近于二天  
之大庇雖云自售可作進士上宰相之書更願公歸繼

為聖主得賢臣之頌期諸忻忭罔既敷陳

賀王倅啟

細札疎榮一車來翰屈相門之華胄贊帥閫之壯猷藹  
然生副此輿題辱在泥途之中久矣自附鄉曲之末可  
乎某官妙論風生英標山立惟先正是似當奮發功名  
之途與儒素相高獨沈潛道德之奧扶龍淵之犀利展  
驥足之奔騰北極九重念鈞衡之舊德長沙千里乃節  
鉞之大藩爰得象賢暫臨別乘衡山湘水不妨攬秀氣  
于胸中文昌紫微行即問要津于天上炎鑿益半世簿  
領三年窮鬼驅來冷官在此念由王子而得姓疑同鳳



閣之宗况居鄰郡而受塵密通龍門之側自顧一書生  
之貧者今有半刺史而依焉望公鼎來何翅黍苗之仰  
膏雨同列相賀亦如荆棘之近慶雲忻忭之私編摩莫  
既

回李監軍啟

望門闌百里之間未能修好隨官牒三湘之外敢意同  
僚坐客無毡方咲獨冷呼童烹鯉驟得好音某官歸然  
闕閱之高加以才猷之美金更百鍊而游刃無滯鶴在  
九皋而孤標不凡平日先教以騰涌荐紳之舉青雲緩  
步聊低徊筦庫之卑恐裏言之亟聞即中詔之催去矣

蒼髯歆雪黃卷在塵幸執事接踵而來有鄉人會面之  
喜拜貽問發緘之始如獲瓊瑤願定交傾蓋之時相為  
金石



雙溪文集卷之十五

宋軍器大監光祿大夫婺源縣開國男王炎著

考古雜論

禘祫論

禘祫宗廟之大事也祫者合也禘者諦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故謂之祫此公穀二氏所傳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以審諦昭穆是故謂之禘此戴氏所記也周官以宗伯掌邦禮禘祫無見焉然六享之目一曰肆獻裸二曰饋食皆在時祭之上即為禘祫無疑矣鄭



康成之傳禮其論禘祫甚詳而有四失焉其說禮之經者有一其失禮之節者有三祭法記四代之禘虞夏皆禘黃帝商周皆禘帝嚳所記雖未必皆是而禘固宗廟之事康成則曰周頌雖之禘祀文王也商頌長發之大禘祭天子圜丘而配以太祖也出一已之臆說汨郊廟之定制所謂亂禮之經者此也既虞而升祔謂之祫事與大事之祫實異而名同祥禫而後禘以定昭穆之序禘而後祫其先後不可易置康成乃以升祔祫事為證遂言先祫而後禘此失禮之節者一也禘祫之祭廟祧之主咸在然祫則太祖東向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

而太祖配之祫大于時祭禘大于祫明矣康成乃謂禘小而祫大此失禮之節二也祫非不酌裸也而以食為主故周官饋食又謂之朝享是以知其為祫禘非不食也而以裸為主故周官肆裸獻又謂之追享以是知其禘康成乃以肆裸獻為祫饋食為禘此失禮之節者三也去之四失禘祫之禮正矣然則捨康成之失議禘祫可以無疑乎自漢以來諸儒異論其不可不辨者猶有三焉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一疑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疑也祫禮行于三時禘禮行于孟夏三疑也夫祫祭太祖東向則天子諸侯之禮同禘非常之



祭也諸侯止于及其太祖而王者及其太祖之所自出則隆殺有辨而曰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此因大傳不王不禘之說而失之也國語言荒服終王此蕃國世一見者也顏師古釋之曰新王即位乃來助祭此乃禘祭之時非是則不禘故喪祔小記論虞祔祥禫之祭而及于不王不禘則天子新即位而後禘其義甚明而謂天子有禘諸侯無禘不已踈乎此不可不正其誤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也公羊蓋失之矣而韋元成乃謂之說曰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禮韋因之張純又為之說曰三年一閏天

道之小成五年再閏天道之大成以是為禘祫之節鄭康成又因之且謂魯元三年喪畢而祫太祖禘于羣廟自後五年而再殷祭其說益以乖異不同夫新主入廟昭穆迺遷則有禘自是以後有祫而無禘此不可不明其失也禘之時月經無明文而戴記則曰天子初植祫禘嘗祫蒸諸侯初植禘一祫一禘嘗祫蒸祫春祠夏禴周禮也春祠夏禘殷禮也文獻不足證也夫子不能討論夏商之禮漢儒何從而知之乎是以知其說之不足證也張純曰禘以四月取純陽之在上祫以十月取百物之皆實其說未為皆得也春夏難為備物故初祠之



禮簿蓋不可得以禘于斯時而秋祭荐新故謂之嘗冬祭備物故謂之蒸禘于秋冬夫豈不可安用必以十月乎若夫禘禮取四月之純陽則失之矣明堂位記魯禮季夏六月禘于太廟康成從而遷就其說曰周六月夏四月也則尤失之矣春秋書禘于莊公則以五月禘於太廟則以秋月未聞其必用四月蓋禘行於祥禫之後祥禫既無定時則禘禮亦無定月此又不可不明其失也議禮者不正其誤明其失故自漢至唐禘禘不合于聖人之經顏真卿曰禘禘禘祖東向而太祖以下列于昭穆則禘禘無辨非經也帝武曰禘宜獻祖東向禘宜太祖東向則以禘為禘以禘為禘尤非經也經文固殘缺矣其意猶可考也而諸儒汨之輯諸儒之論用經以折衷其是非此吾所以著論之意也

郊祀論上

郊祀國之重事也先王之禮尤可以考之于經而諸儒異論者經之所著不同也蓋其不同者有四郊丘之制也天帝之號也天地分合之異也春冬時日之差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謂之圜丘戴記謂之南郊又謂之泰壇鄭康成之說曰祀昊天于圜丘謂之禘祀五帝於南郊謂之郊而泰壇無說康成之言非也兆于南以



就陽位于郊故謂之郊夫子嘗有是言矣王肅曰築丘以象天體是謂圜丘圜丘人所造也是謂泰壇兆于國南是謂南郊然則南郊也圜丘也泰壇也其名有三其是一也天帝之異有三曰昊天曰上帝曰五帝天汨五帝為上帝孔安國之說也天為昊天元天為上帝五方之帝為五帝鄭司農之說也孔鄭之說質之于經固已不合而鄭康成則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始于青帝威終於黑帝叶光紀也以緯亂經雖不辨可以知其無稽矣於徧覆無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在書言類于上帝而又言告于皇天在周官以

為禮祀昊天上帝則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詩書所載有皇天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夫上帝至尊無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禮而知之次掌大旅上帝則張毳案朝朝祀五帝則張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兆五帝於西郊四類四望亦如之郊兆于四類之先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言上帝又言五帝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呂不韋月令嘗言五帝矣春則太皞夏則炎帝秋則少昊



冬則顓帝夏秋之交則黃帝不以五帝為天也魏相之奏亦詳言五帝矣太昊乘震炎帝乘離黃帝乘坤少昊乘兌亦不以五帝為天也秦漢間言五帝皆以五人帝而已其說必有所受也古之祭天者主于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既成洛邑用牲于郊牛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夫禮簡則嚴嚴則敬是故事天所以報本尊祖所以配天嚴敬之義也合上帝與五帝而謂之六天則近于誣矣天地分合之異先儒考于經者未審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尊天而親地隆殺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

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祭有社則又有大社謂之冢土夫北郊方丘之名也土主陰氣也祭帝于郊以定天位祀社于廟以列而子思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明地不可與天相並尊天之義也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謂大社也書謂之冢土禮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圻圻則方丘矣其名有三其寔亦二也至漢匡衡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又失先王之意益甚矣雖然莽之說因周頌之言而失之也



周官夏日至祀地于方丘冬日至祀天子園丘則曰此  
天地分祀之證也夫春夏祈穀其詩為噫嘻祈有二祭  
而所歌者噫嘻一詩也秋冬報穀其詩為豐年報有二  
祭而所歌者豐年一詩也昊天有成命之詩可訝以祭  
天豈不可以祭地乎以先王之行事質之武王東伐告  
于皇天后土矣告于皇天則類于上帝是也告于后土  
則宜于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  
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  
祭者二也以武王周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禮之意則天  
地分祭無疑矣冬春時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

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  
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下郊夫日至而郊周禮也雜周魯  
之禮兼記之言而郊之時日祭矣蓋周人之郊有二皆  
無所用卜日至而郊報本之郊也故其禮行于一陽之  
初復啟蟄而郊祈穀之郊也故其禮行於農事之將興  
制禮之意坦然而郊祈穀之郊也故其禮行於農事之將興  
用上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魯之郊而祭其時日也諸儒  
異論為禮經之蠹者多矣去其異論之蠹而究其禮經  
之正經雖殘缺禮意則固可知也已矣

### 郊祀論下



郊丘之辨音有三圜丘以事上帝方丘以祀地祇而四郊以事五帝圜丘謂之南郊方丘不謂之北郊何也因禮而處其當然者義也因義而制其節文者禮也苟無節文不足以為禮是故祭地之位戴記謂之泰圻周官謂之方丘詩書謂之冢土而正名曰大社不曰北郊所以定天地之尊卑也記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公羊氏亦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諸侯既有社矣謂之祭土不謂之祭地何也吾于孔安國韓嬰之言有證也天子封土五色以立大社其命諸侯惟以方色之土予之使歸而立社則諸侯之國有社而無五土之大社等

級有間是諸侯可以謂之祭社其祭社可以謂之祭土不可以謂之祭地而天子祭天謂之南郊其祭地不謂之北郊皆以謹禮之節文也夫子曰禮者義之實也祭天子郊南面陽也祭地于社北面陰也天尊地卑王者父天母地不敢悖尊卑之大義也漢儒託禮之言曰祭帝于郊以定天位祀社于廟以列地利以帝對社則社主于祭地其證一也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殖以郊對社則社主于祭地其證二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夫社壇而不屋謂之達天地之氣則社主于祭地其證三也天地莫尊于



上帝地祇莫尊于后土是故事天子郊所以祀上帝也  
事地于社所以祭后土也而鄭康成則曰方丘所祭神  
在崑崙者也北郊所祭神州地祇也甚矣其說之不經  
也若夫四郊之祀五帝亦謂之郊則與祀后土者有異  
義焉天地相配疑于相敵五帝貴于百神而降于大祗  
是故祭地不命曰北郊嫌也祀五帝命曰四郊無嫌也  
故凡經之言上帝者皆天也其言五帝皆人帝也記曰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諸侯方祀祭四方則祀五帝于四  
郊是也方祀則祀五神之在方者也郊丘之義天神地  
祇人鬼之等于經皆有見焉則先王禮意猶存自康成  
引緯亂經持說說以汨正論而先王之禮遂晦而不明  
蓋漢儒之論經黨同伐異求伸其專門之說自世祖以  
來讖緯之學盛行是故何休假緯書以言春秋康成假  
緯書以言禮皆歆因時君所好借緯為重而求其說之  
勝也昔人固有知其失者矣王肅曰鄭氏學行孔氏之  
路枳棘克焉蓋詆其以緯亂經也後世之言禮者考信  
于經合于經則得之不合于經則失之故吾之論郊祀  
謹于稽經而畧于議史也

明堂論

郊以事天廟以事祖禘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帝則



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為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伐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行于朝親耕藉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武王而屬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義而為之矣夫義者禮之質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周公達于義者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將祀文王于明堂之樂章也后稷始封之君而以配天子郊故曰后稷后稷生于姜嫄文王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尊祖也萬物

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有本此百世所不變者也而周之王業實成于文王夫易始于乾坤以定君臣之分則北面事商者文王之心文王非有意于王天下也雖然詩之國風始于關雎小雅始于鹿鳴大雅始于文王頌始于清廟皆文王之詩也關雎有王者之化鹿鳴有王者之政大雅始于文王則受命為周矣頌始于清廟則盛德有百世之祀矣武王之伐商也誓于孟津誓於牧野其伐商而歸也告于羣后無不以文王為言則王業成于武王而所以成者文王也配天子郊則不可以二太祖尊烝嘗于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



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從起而厚于其彌也知此則周公制禮之義明矣而所可疑者明堂之制度也考工記固嘗言之矣夏有世室宗廟之制也殷有重屋踔寢之制也而周有明堂其制一堂而五室鄭康成曰或舉宗廟或舉踔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也康成之言固不足證而攷工所記亦未可盡信其未可盡信者何也若有堂室而無壇埴則嚴父配天當在宮室之中矣先王之禮非特禋祀上帝于郊丘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漢文帝作廟以祀五帝于渭陽夫五帝五人帝也祀之于廟

人皆議其非禮况祀天帝之尊乃即宮室行事而謂周公為之乎故曰考工所記未可盡信也夫考工記先秦古書也且難以盡信則諸家之異說紛紛從可知矣是故莫若求之于經夫傳記有之經無之不得已而從傳記可也傳記有之經亦有之捨傳記而從經可也捨經而從傳記可乎哉此理易曉也二禮周公之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為壇三城宮旁一門此明堂之說也然畧而未詳儀禮所載則詳矣諸侯覲于天子為宮四門為壇其深二尺加方明于其上而設六玉焉上圭下璧祀帝也圭璋琥璜祀四方也于是拜日禮月祭天燔



柴此則明堂之壇而祀神以為盟也既盟王設几即席諸侯之駕不入王門奠圭縑上此則明堂之宮而明諸侯以為朝會也其盟會詔于明神是故謂之明堂鄭康成曰王巡守至于方岳諸侯來會亦為此宮以見之康成以知方岳之為此宮而不知此宮之為明堂是說也吾于孟子有證焉齊國于泰山之下者也宣王時明堂尚存趙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也是說也吾于班史有証焉漢武帝之東封也泰山東北址有古時明堂處則宮壇不存而其址猶在也雖然鄭康成趙臺卿知時會殷同之有明堂而未能明夫

所以朝諸侯祀五帝之義也周公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蓋即其壇而祀之輔成王負宸以朝諸侯蓋即其宮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制度與其禮典曉然如指諸掌可以決千載之疑議擯諸家之異說矣夫諸家之說不一皆臆度而意之也是故或失之誕或失之譎或失之陋或失之侈或失之雜皆非所以論周公之典禮也呂不韋之月令南有明堂左右有介與月遷徙以眡朝而布政此失之誕者也大戴之記則曰上圓下方九室每室四戶八牖元譚新論又從而廣之以為有四闔以法四時十二坐以法十二月此失之侈者也蔡邕所論



又以太廟靈臺辟雍合為一區此失之雜者也晏子春秋所傳茅茨蒿柱則陋而不中禮公玉帶所圖複道層樓則說而不經折之以二禮其說蓋不攻而自破也大抵聖人制禮必有大經而寓于度数則有節文大經本也議禮者之所當重節文末也議禮者之所當輕明堂之禮下則以朝諸侯上則以事上帝大經存焉若夫壇墀之有崇卑堂室之有廣狹區區節文之末酌其宜而為之雖或異于古人何病焉自漢以來儒者之議明堂至今不決而攷禮經殘缺之文斷以臆見則僭矣雖然漢儒所傳不敢盡誣以為非亦不敢盡信以為是故詳

其義于禮經而折衷焉所以不避其僭也

宗子論

仁義人道之大端也仁莫重于親親義莫嚴于尊尊下沾子孫旁沾族屬親親之道也上正祖禰尊尊之道也祖遠而易忘族散而易疎先王于是因仁義而為之節文故禮必有宗所以繼于上而合族于下也諸侯不敢祖天子不可以二尊也大夫不敢祖諸侯不可以二一國之尊也是故諸侯之世子繼統為君世子之昆弟同所出者為適子異所出者為庶子而嫡子則先君之別子也曷為謂之別子不得禰其先君也曷為不得禰其



先君公廟不可設于私家也是故旁出者以是為始故曰別子為祖別子之適長君命其族人宗之故曰繼別為宗別子之庶長子與庶子之庶長子其兄弟宗之故曰繼禰者為小宗宗之言尊也上繼祖禰是故族人尊之也祖者本也本不可二大宗一而已矣此百世不遷之宗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而小宗有四其所繼者禰祖高曾此五世即遷之宗也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夫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骨肉之戚主于恩愛以為仁因其遠近而辨其等差以為義而又修其節文以為禮自斬衰三年

而殺之四世而總五世祖免而服盡則宗易宗易則遷昭穆之疎且遠其不復可相屬也是故有百世不遷之宗明祖禰之正體也均公子也而正體適以為重有適而無庶則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庶而無適則有小宗而無大宗所出唯已而已則無宗亦莫之宗是三者公子未必皆然君命其大夫士之庶者使宗其大夫士之適者倘適子非止一人適長必有君命然後為宗此則宗道之正也是故有適而宗適此大宗也其服齊衰九月其母服如小君其妻之服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此小宗也其服大功九月而其母妻無服夫為之服者敬



宗也敬宗所以尊祖也齊衰之服重大功之服輕大宗  
繼祖小宗繼禰而不得繼祖是故降殺其服所以致祭  
於大小之辨也庶子不祭祖禰其祭必于宗子明體之  
義也庶子不祭祖禰故不為長子斬尊正體而不二其  
統也適子庶子雖貴富必寡約入宗子之家衣服車馬  
獻其上牲獻其賢若非所獻不敢入宗子之門以祖之  
正體為尊且重不得以爵祿加之也宗子為士庶子為  
大夫大夫則有廟矣而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  
子某為介子某荐其常事不可以爵命之貴賤而混適  
庶之辨也宗子去國庶子為大夫而居者其祭為之攝

主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不敬祭不旅不假  
不綏祭不配不歸肉避正宗也其無爵而居者祭則望  
墓而為壇宗子既沒告于墓而後祭于家不可遽以庶  
而代宗也夫總之為服之寤也袒免之為無服也自是  
以往踈矣昭穆各以其屬相從宗則一而不變也繫之  
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尊卑長幼親  
踈可序者尤有宗也故曰尊祖敬宗敬宗故收族公  
族異于庶姓而仁義行焉人道竭矣後世宗子之說既  
亡非總麻之服相視幾如路人冠婚不共其喜喪葬不  
共其憂又稍踈焉則昭穆不復可齒是無類也譜牒不



存則高而上不知其世系之所自出是無本也仁之薄而遺其所親曾議之失而忘其所尊禮之廢而無以為仁義之節文公卿大夫之貴莫能繼祖而收族也其流及于庶人人情日薄風俗日壞又何怪焉

### 周禮論

周官六典周公經治之法也秦人秉竹簡以舁矣大漢興諸儒于煨燼之餘藏于岩穴之間其書已亡而幸存漢既除挾書之律武帝時六典始出帝不以為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于秘府不立于學官其書雖存如亡天下之治不可無法猶之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

平直必以準繩六典之備也武帝之志欲馳騖于規矩準繩之外雖四代之書且以為朴學而弗好其于周禮何有立論排之宜矣東都之儒知有周禮而其說不同以為戰國陰謀之書者何休也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者鄭康成也六典所掌綱正而目舉井井有條而詆之以為戰國之陰謀休謬矣而康成以為致太平之迹其說亦未然也治法至太平大備而所以致太平者不專係于法之詳也周公輔政管蔡流言不安于朝而之於東都及其鴟鴞之詩作金縢之書啟然後成王迎公以歸既歸之後代管蔡作洛邑遷殷民管蔡既平殷民既



遷洛邑既成公即歸政於成王矣當公歸政之時成王  
蒞政之初淮夷猶未定也而况公未歸政管蔡未平殷  
民未遷洛邑未成雖有六典安得盡舉而行之成王即  
政巡侯甸伐淮夷中外無事還歸在豈作周官之書以  
戒飭卿士大夫則周公之經制蓋施行于此時吾是以  
知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後備非用六典而能致太平也  
夫為治有定法天下無定時時異則法異雖堯舜禹相  
受一道法亦不能無損益也分割九州堯之制也然舜  
則析為十有二州分命羲和堯之制也至夏則羲和合  
為一官聖人順人情觀世變立法經治雖不可變亦不

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然讀周禮者至今不能無疑王  
畿不可以方千里也五服不可以分為九服也三等之  
國不可升之以為五等也井田之制積同為成績丘縣  
都內外不容異制也或者見其可疑則曰周禮非周公  
之全書也蓋漢儒以意易之者多矣漢儒之言周禮誠  
不能無失然亦不敢遽變其意也考之于經見其可疑  
舉而歸罪于漢儒豈得為主論哉且夫禹之五服服五  
百里各指其一面言之故東西相拒為五千周之九服  
方五百里則以其方廣言之東西相拒其地亦止于五  
千又何斤大封域之有且梁州之地職方所無周公豈



集賢堂集卷之五  
不能復先王之故土而治之然不在封域之內者務  
廣德不務廣地可知矣言其斥大封域而為九服考之  
不詳之故也周之洛邑雖曰天地之中北近大河東西  
長而南北狹不可以規方千里然溫在今之河北下陽  
在今之河東皆畿內地不以河為限也若曰洛在河南  
不能規方千里則商人之都在河北涯邦畿千里何以  
見于商頌則言千里王畿之非寔者亦攷之不詳之故  
也井田之法凡九夫為井皆以成田言之溝洫道途不  
與焉內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一也然在鄉遂則自一  
井積之方十里為成又自一成積之方百里為同所以

言鄉遂授田之數也在都邑則自一井積而為邑為丘  
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所以定公卿之采地也鄭康  
成不察內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積之見其廣狹  
不同而以為井田異制又為之說曰一甸之地旁加一  
里以為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為同此康成之誤有  
以汨經之文而遂為先王井地之制不應內外異法此  
又考之不詳之故也若夫三等之國分為五等則周公  
之意蓋逆慮世變而求有以制之也唐虞之世天下號  
為萬國然狂則肆弱則屈敵則爭于是迭相兼併至周  
之初宇內不過千八百國則向之萬國社稷丘墟十七



八矣周公于是欲分而為五等自公卿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以大比小以小事大幾度可以小大相維必然建邦國之時方定其定<sup>地</sup>初非取先正已制之國畫後而更張之也蓋周公雖定六官之制亦度時措之宜而行之蓋有定其制而未行者矣亦有已行之後世隨時而變者矣定鼎却郟謂之建國以為民極然成康未嘗都洛幽王之敗周始東遷此所謂定其制而未行者三等之國分為五等法雖立而未行亦此意也五刑之罪二千五百穆王變為祥刑凡三千條穆王去成王未遠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呂刑一書夫子蓋有取

焉此所謂後世隨時而變者也若曰徙封數大國則諸侯盡擾司徒之制言封國不言徙國以封為徙此又攷之不詳之故也雖然前輩之所疑者吾固推經意而辨之矣周禮猶有可疑者先儒蓋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于南至服裘為宜祀黃帝于夏季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王播大圭又執鎮圭以朝日考工記考之謂之大圭其長三尺杼上葵首鄭康成謂玉方一寸其重一觔若圭三尺設若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其重殆三十觔而王者能播之乎王乘玉輅見太常維者六人服皆袞冕夫袞冕王與



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徒行于車後乃亦衣龍袞與王同服不幾于尊卑無辨乎太宰六官之長也其屬六十而內小臣寺人九嬪世婦女御之職皆與焉以天子之政卿而官寺宮妾悉為之屬不已藝乎天官既有世婦春官又有世婦且曰每宮御二人謂之婦則不得以為卿鄭康成乃曰如漢有長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為卿則又不得謂之婦矣且王后六宮而天子六卿若宮有二卿則卿有十二人何其數之多耶周禮一書今學者所傳康成之訓釋也則康成可謂有功于周禮矣雖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蓋康成之於經一則以緯說汨之一則以臆說汨之是以周公之典其意不得不晦也周公之典既晦是以學者不得不疑也前輩之所疑者不揆其僭而釋之吾之所疑則世未有辨之者後必有能辨之者矣故表其說以待來者考正焉

### 運氣論

五運六氣之說不見于儒者之六經而見于醫家之素問夫素問先秦古書雖未必皆黃帝岐伯之言然秦火以前春秋戰國之際有如和緩秦越人輩雖甚精于醫其察天地陰陽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察也則其言雖



不盡于黃帝岐伯其旨亦必有所從受矣且寒暑燥濕  
風火者天之陰陽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者地  
之陰陽生長化收藏下應之而五運行于其間即五行  
之化氣也天數中于五戊居之地數中于六巳居之戊  
巳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巳化土而居于其首土生  
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  
之木生火故戊癸次之此化氣之序也地之三陰三陽  
亦五行爾而火獨有二五行之妙理也故木王于東火  
王于南金王于西水王于北而土王于四維戊附于戊  
而在乾巳附于辰而在巽而未之對冲在丑故辰戌丑

未寄王之位也未在西南其卦為坤其時為長夏以其  
處四時之中呂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  
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氣絕矣  
惟土王于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時之序循  
環不窮然火方王于午土遽王于未則火氣必耗故君  
火以名其氣溫而未熱相火以位與太陰同處未申之  
間奉君令以行暑氣于是火不耗于土不屈于金故丙  
盛則庚伏此火所以獨分君相之位也天氣始于子子  
申相合命曰歲歷行日四周而為一紀天以六為節故  
氣以六朞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為一週運



統一歲于四時之表氣分六位于一歲之中風雨燥濕  
寒暑其應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占焉往往不效非素  
問之無驗用其說者知常而不知變故也凡物理有常  
必有變雖天地之運動往來消息盈虛可以逆其必然  
者常也若其變則無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常試即其  
常而言之五大之運是為大過至其先時五少之運是  
為不及其至後時惟平氣則不疾不徐其至以時其大  
畧如此火運上臨少陰水運上臨太陽木運上臨厥陰  
金運上臨陽明土運上臨太陰謂之天符木運臨卯火  
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土運臨四維謂之歲會五

太與在泉氣同謂之同天符五少與在泉氣同謂之同  
歲會若是者其氣和土運上見厥陰謂之運刑天若是  
者其氣乖此皆五運之常也主氣各居一步厥陰主初  
少陰太陰次之少陽陽明又次之太陽主終六位不遷  
客氣與歲推移子歲太陽之水為初丑歲厥陰之木為  
初迭相往來而少陽之為初氣乃在太陰之後半歲已  
前司天主之半歲已後在泉主之其大略如此若其情  
則有相得與不相得其位則有順有逆相得者木火相  
臨火土相臨之類也不相得者金木相臨水火相臨之  
類也父臨子則順木居少陽之位是已及此則寒水居



金位斯逆矣君臨臣則順君火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相火居君之位斯逆矣此皆六氣之常也及論其變則有正有邪于是有變有勝有陰有鬱有發有淫有承當時而行者正也非時而邪行者邪也當時而行其過則為變非時而行其至則為勝其救則為復抑而不伸則為鬱鬱而怒起則為發陵其所勝則為淫極而不返則為承假如大角之化為啟折而變為推位太徵之化為暄燠變而為炎烈正化之為變者然也少角木氣不足清勝而熱復少徵火氣不足寒勝而雨復邪化之正復然也寒甚而無陽燄是為火鬱熱甚而無淒清是為

金鬱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鬱而發則為水電土鬱而發則為飄驟鬱而怒起者然也風淫所勝則克太陰熱淫所勝則克陽明陵其所勝者然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濕土之下風氣承之極則有返者然也然推位之變不應普天悉皆大風炎烈之變不應薄海悉皆燔灼清氣之勝不應宇宙無不明滌雨氣之復不應山澤無不蒸溽鬱也發也淫也承也其理皆然凡此者其應非有候其至非有期是以可知而不可必也其應非有候則有不時而應者矣其至非有時即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遠其變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變不同者亦



有之即其時當其處隨其變而占焉則吉凶可知况素問所以論天地之氣化者將以觀其變而救民之疾也夫夫而天地小而人之一身五行之氣皆在焉天地之氣有常無變則人亦和平而無災天地之氣變而失常則疾癘之所從出也是故水氣勝則肝以實病脾以虛病火氣勝則心以實病肺以虛病此醫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其詳也至于官天地理陰陽順五行使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和平之氣行于兩間國無水旱之災民無妖孽之疾此儒者所當致察醫家未必能知也素問亦畧言之矣五行之精是為五緯與

運氣相應有歲星有畏星以此察其行之逆順而占其吉凶然必曰德者福之過者罰之則是運氣運氣之和平而為休祥有德者召之也運氣之乘戾而為疾肯有過者致之也雖然其說略而未詳吾儒之經則詳矣洪範九疇始于五行中于皇極終于五福六極聖人建極於上以順五行之用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無六極有五福皆可以康寧矣無六極皆免于疾病焉此其道固有行乎運氣之外者是謂大順成周之際嘗見之由庚之詩作而陰陽得由其道華黍之詩作而四時不失其和由儀之詩作而萬物各得其宜此建皇極順五行



使民有五福而無六極之驗也是故素問方技之書洪  
範則聖人經世之大法也知有素問不知有洪範方技  
之流也知有洪範而不知有素問儒者何病焉

卦變論

卦變之說謂乾坤為父母而姤復為少父母六畫成卦  
凡一陽五陰皆自復變一陰五陽皆自姤變二陽四陰  
皆自臨變二陰四陽皆自遯變三陽三陰皆自泰變三  
陰三陽皆自否變其說不聞于先儒而言于邵氏至漢  
上朱氏從之且乾坤為父母其交則為三男三女復卦  
上坤下震震九乃乾一索而得男姤卦上乾下巽巽乃

坤一索而得女若復姤為少父母則姤有乾復有坤乾  
坤反係姤復所生而震巽二卦亦非出于乾坤不知從  
何而來且夫子彖易嘗言剝柔之變惟賁尤詳曰柔來  
而文剝分剛上而文柔諸家則曰賁自泰來蓋祖邵氏  
說也然賁上艮下離坤體得乾一剝而成艮是謂柔來  
而文剛剛柔相反出于乾坤之變夫子之言如此未聞  
其言泰變而賁也且雜卦首曰乾剝坤柔自乾坤生六  
子則剝柔相雜故六十四卦其剛皆出于乾柔皆出于  
坤剝來下柔為隨柔進上行為晉剝來而不寤柔得位  
乎外而上同為渙皆剛柔之變也且隨上兌而下震初



上二爻不變則為乾坤變則坤之初居上而為兌乾之  
上居初而乘震故曰剛來而下柔晉上離而下坤離卦  
在上六五以柔而居君位故曰柔進而上行渙上巽而  
下坎坎得乾之剝而為中爻今居二而得中是謂來而  
不窮巽得坤之一柔而為初爻今居四而附五是謂柔  
得位而上同然則凡卦二陰二陽變為臨遯三陰三陽  
變為否泰夫子未嘗言是邵氏之徒言之諸家皆從其  
說此吾所未曉也朱子發明卦變以解經至無妄而力  
主其說且曰無妄上乾下震若震一爻其剝自乾來則  
上卦未嘗損乾一剝是卦四剝二柔自臨遯而變明矣

然詳觀夫子之言於隨於渙皆曰剛來則是上卦一剝  
來而為初二兩爻于無妄獨曰剝自外來加一外字則  
其初未嘗損上卦之一剛也蓋大畜上艮下乾則一剝  
在外反為無妄則艮為震或為大畜一剛在內自外來  
者自大畜而來也序卦先無妄後大畜謂大畜剛上自  
無妄而變可也謂無妄剛自外來由大畜而變於序先  
後不合殊不知序卦先無妄而後大畜雜卦又先大畜  
而後無妄謂剝自外來由大畜而變何不可之有其說  
亦未盡蓋無妄儲貳之卦上乾為父下震為長子不損  
乾一之剛所以見其父道之全震為長子初有一剝實



自乾而得之故夫子加外字以別之也况反對自與變卦不同子發以反對為變卦則尤失之盖邵氏之學長于占筮文王之演易不專于占筮用也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易皆具焉惟一占筮論之則古人如管輅郭璞闕朗之後足以盡易之道矣不特邵氏之能也論易者捨夫子所已言求夫子所未言恐非聖人意也卦變之說存而勿論斯可笑

雙溪文集卷之十五

雙溪文集卷之十六

宋軍器大監光祿大夫婺源縣開國男王炎著

劄子

炎近嘗具竿牘申稟并錄論榷茶劄及論和糴書仰干台覽當已徹凡格炎陸沉久矣血氣浸衰筋力尚憊順命以定窮通循義以定出處不復敢有進取之私而區區待愚陋之見欲自獻于左右者其說有二炎昨在臨湘涇縣賴侍郎先生持節鼎來削去版帳無名之需身獲自全民亦少蘓其所感者一也炎始出隨牒辱司業劉公南軒張公待之異于稠人二公云亡炎留落下位



無復有照其肺腑者矣而侍郎先生收錄姓名于荐牘之中許以介然之節可保歲寒炎何足以當此而獎借之意則厚矣其所感者二也為是之故所以欲效千慮之一得今再條列和糴事目具于別紙更乞台慈推詢於芻蕘之意察其歸向門墻之誠不責狂斐特垂採擇不勝幸甚

又畫一劄子

炎伏承判部侍郎先生正位地官盡掌邦用丁此凶歲舉行荒政下諸路州軍和糴米斛以救飢民炎門闌下士不揆其愚輒彈穴見揣度事宜列為八條仰備采擇

謹畫一于後

一凡米價豐年必賤不可挈之使貴凶年必貴不可抑之使賤朝廷行下沿江諸郡不許其遏糴又責其和糴然米價低處不可遽增其值古人謂知與之為取者為政之寶凶年至于艱食米價聽其自高商賈自來米價自賤以為與取其理較然今若下流郡縣不增其值即商賈持疑富民觀望是促之閉糴適以病民不若行下和糴諸州許其隨宜增價則或遠或近皆可取糴仍合使諸郡具水脚支費之數以會子付之逐



時起發事理為便

一諸路和糴所產之多者不如所聚之多當相地勢緊要去處措置收糴則簡易而辦且如湘湖惟鄂渚最為要地蓋南而潭衡永邵西而鼎澧江陵安復襄陽數路客旅興販無不輻輳鄂渚若于鄂渚專一置場荆襄湖漢之米盡可收糴無疑自鄂渚浮江下至中都亦不甚費日最為利便推此比類他路會府望郡亦當只擇要地官增米價招邀客人轉販

一州縣受納秋苗皆有水脚錢貫秋收之後米

則易辦錢則難今若行下江浙荆湖凡沿江州軍收納苗米所有水脚錢貫曉諭人戶或願從便折納米斛因令州軍開具合用綱運錢數給官還之所有水脚錢米斛并行起發即正苗一斛之外其所收米少者二斗多者三斗搃而計之納苗米二百萬斛可得米五十六萬斛矣民免納錢官又得米亦公私兩便之一策也此策如或可用即宜及早施行若稍稽遲輸納已終更無此米

一官會諸處行用雖曰準錢一貫官省至於比並



見錢或只可代見錢七百二三十文其下或只可代見錢六百七八十文亦合許諸州郡從是供申詳酌施行方可辦事

右畫一開具在前如蒙台慈特賜采覽斟酌可否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申宰執湖州

炎恭惟今日朝廷紀綱一正號令一新聖天子收還威柄於上某官經文緯武兼東西兩地之寄開言路以達下情黜邪佞以定衆志頒賞給以作士氣朝廷清明百姓忻懌雖干戈未息和議未定然敵人前日所以藉口

者今也無辭使輶既行輿情皆謂自茲可以繼好息民炎疎遠在闕門之外區區管見固無以裨廟堂未議然聞諸道路外之而邊鄙下之而閭閻亦有利害數條不揆狂瞽輒僭言之謹具列于左

一前日敵人和議未定以首事之臣藉口今朝廷大明誅罰則敵人無以為辭其怒亦怠自此和議可定矣然胡虜仁義不足兇狡有餘古人嘗有是言炎竊謂今日廟堂之議當主于和諸將之計當主于守求和之使雖行而沿邊守備尤不可少懈也若諸將觀望朝廷欲和而不欲戰



備禦稍弛士氣沮喪萬一和議不成胡馬奔衝  
出吾不意何以捍之矣矣謂和議不足恃朝廷  
宜明戒諸將使之嚴飭邊衛常如寇至度幾緩  
急無一旦意外警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  
以待之蓋此謂也

一朝廷昨嘗下令申嚴保甲之法不問官戶不問  
單丁例出一丁使之具器械謹要塞以備盜賊  
夫備盜賊者巡尉之職耳責其隨舊法措置可  
也而朝廷施行之詳異于平時官吏一切便文不  
無騷動今既定矣又準制置司指揮保甲中每

百人選三十人壯丁熟加教閱民間往往驚疑  
夫選壯丁教閱何所用之將以防境內之盜賊  
數則保甲編排久矣不必如是擾擾也將以外  
防虜寇欵此非策也且內地之民不可驅之出  
戎若使之起而征行其憂不在外而在內此固  
不待論辨其利害甚顯然也若沿江州郡之民  
平時不識戰聞一旦率而列于江上與官兵雜  
處彼前有死亾之憂後有妻孥之戀望敵而潰  
豈不反為官軍之累乎不特如此夫民鎮之以  
靜尚患其擾示之以擾安能保其無變乎選壯



丁而教閱之非所以安衆也國家養兵以備戰  
聞及其有事兵不足恃復欲使赤子從事于干  
戈虜人聞之不待間諜得以究見吾之虛寔矣  
非所以待敵也炎竊謂此事不若事朝廷行下  
寢罷則民間幸甚

一自兩淮至于荆襄皆有民兵平時稍立隊伍每  
歲稍加教閱此所以防護鄉閭助守州縣不可  
使之出戰也若與官軍雜處驅之在前勝則官  
軍專有其功敗則官軍不相救援自用兵以來  
聞荆襄與淮上民兵損折者多今若欲率而用

之則荆南之弩手荆襄之義勇皆有搃首宜將  
民兵團結自為一軍為搃首者于武階中與一  
名目使之仍前部其所屬又別選一健將將之  
用以守城或有緩急間出來應庶可為官軍一  
助亦不至於魚肉吾民決不可使分隸諸軍出  
戰也

一諸縣弓手諸寨有土軍本以彈壓盜賊尔人數  
不多精悍絕少今諸州禁軍已起赴軍前若弓  
手土軍亦例行調發前出後虛州縣無備鼠竊  
狗偷或因此出為良民之害不可不慮也又弓



手土軍若驅之戰陣不能戰敵徒以餒敵亦不可不恤也使之守城猶或可以備數若使之出戰徒為魚肉而已不若不行調法也

一今之奸民為盜者有竊盜有劫盜竊盜者不過杖罪刺還而縱之劫盜者或配隸牢城徒費官糧已而逃竄又復為盜而已事固有一時之權宜而不可拘于常法者矣謂凡為盜者亦多剽悍之人今以兵少為慮則凡劫盜一犯者竊盜再犯者其人若少壯健皆刺隸軍前亦可為用非但足以增吾卒伍又足以銷鄉閭枹鼓之儆



日等差支給錢日二百文至一百五十文固不減剋然  
只能養其一身而不能養其家今已過春入夏所謂工  
匠者雖以鍛鍊為生亦豈不務蠶桑事耕種今已失時  
但目下向去天氣漸熱一二百人聚在一局大爐近火  
終日煅煉流汗浹背不得休息因此致病必不能免歎  
望鈞慈早賜行下權許本州放散若會計中外軍兵之  
數與衣甲之數或無缺少則諸州皆可任工若軍士之  
數多衣甲之數少不免打造則候秋涼再令赴局用工  
如此則上可以備器甲下可以寬民力區區愚慮如此  
倘蒙鈞慈特賜行下任工不勝大幸



申軍執乞降度牒造甲劄子

炎照對本州去年先准省劄打造鐵甲日一副續准省  
劄小郡日打一副大郡日打二副本州逐日造二副除  
已節次解發鐵甲赴內軍器庫交納通計四百六十副  
訖本州雖曾申乞截撥月椿錢至今未蒙給降會計上  
項已造鐵甲長甲一副計鐵錢三十五貫文短甲一副  
二十八貫五百六文共用過錢一萬三千三百二貫四  
百六十五文向後日以造甲二副為限又以二年為期  
則費用錢數又數倍于已用之數切緣本州歲計窘乏  
軍糧不足而每月收糴起發錢多係酒稅趣辦與他郡

事體不同事勢不切所以控告朝廷前此具申非不詳  
細止蒙批送戶部勘當戶部咨于歲計恐有虧折不肯  
遽從所請緣此至今未蒙批還且本州本自缺乏兩年  
應辦軍期買船造船又兼打甲皆在軍期那泛支用浩  
瀚日今委寔不能支吾欲乞朝廷徑行下載撥月椿錢  
應付支用若朝廷或恐截撥月椿錢于戶部歲計有虧  
欲望給降度牒三十道令本州逐時變賣換那支遣非  
特官吏事稍辦集免遭督責民間亦獲稍蘇干冒鈞嚴  
下情惶懼俟命之至

申臺諫劄子



竊見去年朝廷令諸州打造鐵甲大郡一日二副小郡一日一副役使工匠未有休息之期嘗裁書上宰執乞行住工不報繼嘗具公劄申朝廷乞暑月暫停工役亦未報炎切謂鐵匠等人追逮在局拋家失業人情甚以為苦兼之向去天氣漸熱終日大爐近火鍛鍊不輒極非所宜朝廷草去權臣之弊政此事宜減省稍慰民願兼自去冬無雪今春至夏不雨田疇枯燥未能栽種秧苗加以蝻虫旋至長大若於人事稍寬民力不使咨嗟歎息亦或所以感召和氣即暑月暫停造甲亦當行事之一也所有申朝省公劄錄本繳申干瀆台聽如蒙不

棄愚者之慮特賜論奏

自夏至秋暫停工役庶幾為鐵匠者非但稍得休息亦可各自還家營趁日食免至妻孥失所實為大幸

申省論馬料劄子

照對本州管下有一旅城係每步司牧放之地四月馬一匹日支料穀一斗自五月至八月馬一匹日支糧穀七升九月回程馬一匹日支料穀一斗開禧三年共支馬料七千四百八十七石九斗嘉定元年共支馬料五千九十五石一斗三升上件料本州即無儲蓄每年係朝廷裁撥上供寬剩錢會中半隨時價高下責付牙劄



收糴官吏凜然常恐收糴愆期支散不給况去年蝗旱  
禾價消折本州管内多係晚田少有早稻可充料穀兼  
之早稻去年盡被蝗虫喫損每年收糴已自艱難目今  
小民飢餓赴訴于官乞行賑救又更如每年收糴馬料  
之數奪民之食充馬口腹小民必然饑餓性命不保切  
見古者行軍用師糧食以供士卒芻芟以供牛馬故費  
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峙乃糗糧峙乃芻芟不聞峙穀粟  
以食戰馬也又孫武兵書亦曰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此言軍士之糧也苾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言牛馬之  
草也又按漢書烏氏善畜牧至用穀量牛馬夫牛馬之  
多以穀量之則不過于牧水草之地而已安得有穀以  
食之古禮唯國君有馬在閑廐者食穀與草凶年則否  
故記曰歲凶馬不食穀又曰國家靡敝則馬不嘗秣秣  
者刈草與穀雜而食之也况今之馬出于西夷南蠻不  
過弊草飲水于山谷之間豈嘗有穀養之今湖州遭蝗  
旱之患百姓絕糧可謂歲凶矣公私匱竭州縣素無凶  
年之備民間自有兩年和糴之後宿藏已空亦可謂靡  
敝矣目今六縣之民近市井者或買糟粕近碓坊者或  
買糠粃安吉山縣最少米穀山居之民或掘野葛或掘  
地血而食之馬之食穀粟者豈不可省昔者廐焚夫子



曰傷人乎不問馬人貴而馬賤也古者師行則秣馬非  
師行之時蓋有芻而無秣今幸邊防休兵馬牧於郊水  
甘草美足以養矣不用於戰陳何必食之以穀武王休  
兵歸馬華陽魯僖重殺牧馬垆野其不食穀明矣民食  
糟糠食野草而馬反食穀似非仁民愛物貴人賤畜之  
意矣妄意謂食馬以穀理當盡數任支縱未能任支則  
四月九月馬日食一斗當減而與之四升自五月至八  
月馬日食七升當減而與之三升如此則尚可以合古  
人之制又可見主上愛民之仁又可以減縣官之虛費  
又無損于國家之武備歆望慈鈞詳察所陳特賜行下

須至申聞者

申宰執撥米賑糶劄子

炎緣本州蝗旱之後百姓絕糧烏程歸安德清三縣人  
戶狀乞賑濟者已總計二千九百四十六緡安吉知縣  
何儒林申居民多掘野葛長興知縣趙通直申居民多  
買糟粃炎又遣人出烏程歸安管下鄉村詢訪近確坊  
居民又多糶糠粃在法減放不及五分雖未當賑濟即  
與賑糶本州常平米不過一千餘石已申倉司行下許  
用以賑糶此如一杯之水不可救車薪之火向云望麥  
熟又望禾熟日月尚曠若更無米接濟困溺者必致餒



死強壯者恐為盜賊矣嘗三次申尚書省乞撥和糴米接濟賑糶至今未蒙行下且救荒之政行于百姓已餓死已為盜之後不若行于百姓未餓死未為盜之前所以前後懇切哀告廟堂非是沽名非是市息非是避罪寔以百姓係國家根本為守臣不可坐視窮民饑餓緣此上瀆鈞聽今來事勢已急本州旋那融官錢糴米分去歸安之即邈一鄉烏程移風崇孝兩鄉及德清武康安吉長興略減價出糶然每處不過二三百石若不蒙朝廷行下將和糴米賑糶委是無米接濟此是痛切利害又况出米賑糶收回價錢椿管在庫秋熟糶還于

朝廷無分文之損而于窮民有莫大之惠且炎切聞建隆三年戶部郎中沈義倫嘗言楊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百萬可貸至秋乃收新粟有司沮之曰歲存饑收無所取償義倫曰國家方行仁政自宜感召和氣立致豐年寧復憂水旱也太祖悅遂命淮南官吏發倉廩以賑飢民蓋自祖宗以來勤恤民隱涵養生靈感召和氣累至豐年實由于此况如義倫所請春貸秋償太祖且不以為難今粟米收錢民有所利官無所損何憚而不為遠而言之江淮之民民也近而言之嘉興之民民也江淮請錢糶米而得錢不厭其多嘉興請米而得米



不拒其求湖州之民亦民也獨累請而不從炎不知其  
故豈謂災傷減放之少而不與之以米歟然湖州雖號  
出米之地苗米僅數百萬不及姑蘇二十分之一不及  
嘉興十分之一而戶口繁滋過于他郡所以歲纔凶歉  
即便缺食若不賑救豈特困弱餒死強壯為盜亦非召  
和氣致豐年之道也不控告于廟堂將安所赴訴州治  
去行都一宿可至而守臣為民有請如訴于天此炎所  
以夙夜傍徨不知措手足之地也不免再具狀申尚書  
省欵咨鈞慈察炎之懇切念民之無食早賜施行以救  
老稚之命不勝大幸

申省乞休致狀

照對炎昨開廢七年蒙恩差知湖州以開禧三年冬十  
二月十三日交割職事至今年十二月十三日已書一  
考然炎命薄教竒晚途顛沛加以私門多難齒髮早衰  
諸子短折今止有男恕一人為紹興府酒官身畔並無  
子弟起居飲食失節日覺憔悴兼炎見官年已七十有  
一方炎少壯之時猶且無用今已衰頹徒耗廩祿無補  
公家而况湖州事又煩劇尤非炎衰病不才所當竊據  
欲望朝廷矜憐特為敷奏許炎守本官致仕保全末節  
歸老林下須至申聞者



與雷知院劄子

炎孤冷之踪起廢試郡近修門之外日依幘幘幸書下  
考未至曠敗皆大庇所及也然炎命薄數竒立朝則以  
罪斥試郡又以罪罷念復玷闕之艱難龜勉一出欲竭  
力自效庶可湔滌宿垢然吳興事煩財匱甚非踈拙不  
才所堪兼炎平生多難有子七人其六短折今惟恕一  
子又在紹興官所炎惛然一身獨在郡齋衣食起居將  
攝失宜衰病交攻若更不去非特郡事廢弛羸老之身  
亦恐不能自保古語有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炎再得  
罪投閒八年東隅之失多矣今又年過七十更不歸

或至毀璧則終身不免玷缺見具狀申尚書省

官致仕欲望鈞慈矜念向未綴名龍虎榜尾察其衰遲  
無用而憫其憔悴多艱特賜敷奏俯從所請譬如山鹿  
野麋放之櫛檻縱之林藪則未先朝露填溝壑皆門下  
之大造也喋喋有請無非真寔之情冒瀆威尊下情震恐

與樓同知劄子

炎備員近郡幸書一考未以罪罷皆賴萬間幘幘之庇  
自顧孤遠不敢教貢竿牘若其感德慕義一飯不置今  
日肺腑真情不得不一干鈞聽炎一介書生少猶無用  
况以衰遲向者再負罪戾家貧不能忘祿不免一出而



湖州號稱煩劇本所<sup>非</sup>炎之所堪而又郡計缺乏一切趣辦又非炎之所能勉強在此日憂曠敗且平生悔吝已多今仰干造化之地求解郡歸老山林蓋炎進退狼狽有不可不休致者三說請試言之古語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桑榆之收雖晚尚可救東隅之失炎才疎智短不能自衛其身昔在東郡已罷繼得郡楚東又以罪罷東隅之失多矣今在凜凜恐不免再謫及早收身尚或可全晚節此炎所以乞休致者一也又炎命薄教竒挽歲多艱昔在中都連喪二子及歸山間又喪荆婦平生七男六人夭折今在者唯恕一子爾念其壯年初

官不欲留在身畔恕秋間當赴官遲遲不行炎強于十月間到官炎惛惛一身獨在官所既無壯成子弟無可用減獲飲食起居色色失節夫以郡事之煩日多憂慮而衣服飲食又自失節更遲遲不去未免喪生每竊自憐中夜感歎此炎所以求休致者二也夫才德繫繫朝廷重輕者年至耆艾或不得謝事蓋國家之所倚賴君父之所眷顧資其謀猷仗其忠力則不可翻然引去如炎者一介散才譬如九牛一毛有之何益無之何損兼以多難之餘氣衰膽薄稍有憂慮便覺頭目昏憤心志怔忡若更不求引去郡事未免廢弛縱使為貧戀



雙溪文集卷十六  
十六  
祿豈可貪得不止此矣所以求休致者三也矣舊因陳  
舍人英仲劉郎中碩夫獲登門墻瞻拜不過一再及留  
落去國之後亦不曾一貢記府之問其跡若踈然蒙君  
慈顧念異於他人所以肺腑有懷輒敢罄竭言之矣又  
伏念若其不能揣分有所希求則不可以仰瀆鈞聽今  
欲歸老山林全晚節保殘喘度相公不能矜念是以言  
之不戢其詳也澤雉野麋放之櫬檻縶之林藪仁人君  
子不使一物不得其性若蒙大造獲從所請即未填溝  
壑之日皆門下生死肉骨之恩也冒犯威尊下情震恐

申請樞密院劄

照對本州于六月十五日未時承受兩浙西路

牒備准江淮制置大使牒備准三省樞密院劄子津道

泗州人北還炎即合遵從發遣但于四月三日准三省

樞密院劄付湖州守臣分明該說雖係事目中指名之

人如不願行者只作劄會回報自餘元無姓名官吏兵

民等凡不願行皆不欲遣強將管所北來人按時支給

錢米常加撫存照管毋令疑懇炎遵從劄內事理倍加

撫存于今月初二日淮安撫司牒出給文榜曉諭如願

歸北人前來自陳仰守臣躬親撫諭支給盤纏津發續

于初十日准江淮制置使司給下錢榜惟有願歸北人



許知委自陳守臣躬親撫諭申取朝廷指揮當議支給  
盤纏津蒞本州先出榜曉諭三日無人自陳再展兩日  
又無人自陳及陳置制使司鏐榜挂在市曹亦無人自  
陳遂申安撫司稱本州無願北還之人今來却淮安撫  
使司牒準制置太司牒津蒞回與先未有願北歸之人  
令守臣開具人數姓名申取朝廷指揮前後施行不同  
兼此事頗係利害守臣不可輕率本州先來存恤泗州  
人不行蒞遣係承受宰相執政公劄行下令本州遵守  
今來蒞遣泗州人北行本州既無自陳之人可以申取  
朝廷指揮又不曾被受朝省指揮津蒞若欲

即違制置司指揮于事不便若欲即行津遣則  
存不遣係有省劄行下本州今來一旦津遣本州却不  
曾有省劄執守于理不安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伏乞廟堂籌度開坐行下以憑  
遵守施行不敢違戾伏候指揮

內小帖子

大口四百四十一名小口九百九十一名共支銀一千  
七十三兩市價每兩四貫二百文官會計程共約支錢  
二千四百七十貫文米約用三百一十九石有零見在  
市價每斗四百五文官會總計一千二百九十一貫九



百五十文已上摠約錢八千二百六十八貫五百五十文雇錢差人夫在外不算本州無錢可以那代款乞朝旨或于椿錢內撥支或于月椿錢內截支乞賜行下以憑遵守支用津發伏候指揮

再申省

照對本州先准省劄子存恤泗州人不令疑懼繼于六月十五日准安撫司牒備准制置司使牒津遣泗州人北還于六月初十日又准制置司鏐榜行下令泗州人欲得北歸具狀自陳為申朝省支給錢物發還牒與榜事理不同兼本州又不曾承受朝廷指揮將泗州

遣北還于六月十六日具申三省樞密院劄付以憑遵守尋准省劄令詢問泗州人願還者支給錢物遣還部送至鎮江府都統司交管不願還者不得強遣仍關會平江嘉興府江陰軍先次遣還訖湖州次第遣行矣今遵守上件省劄指揮仔細訪問泗州人有願還者令具狀優加津遣有不願還者從應月給錢米不敢強其北去仍續行關會平江嘉興府江陰軍發遣已有次第本州方當准朝旨發行矣又切詳此事急迫則易擾寬緩則無變此比不在匆匆除已遵稟省劄指揮外須至申聞者



申省狀

昨准省劄行下令本州候平江嘉興府江陰軍津蕞泗州人北還本州續後發遣今來本州知嘉興府等州軍見行發遣今不敢稽緩又恐運河人多舟舡擁并宿食亦不便今先將有官人李謙等一十戶共計大小五十五口次日將閻本等四十九戶共計大小二百三十四口日下雇然津遣外有郭珍等七十四戶再三詢問稱歸與不歸不敢自必乞本州申取朝廷指揮又外有官人董進一戶并鄭二等三十九戶願在本州不願北還所有願北歸李謙等支給盤纏不願北歸董進等

月給錢米所有乞本州申取朝廷指揮郭珍等七十四戶候朝廷指揮行下或津遣或畱任當遵守指揮施行所有夾姓名人數候津遣定續次申聞須至申聞者

內小帖子

郭珍等七十二戶僧兩人其意欲住本州又不敢自必所以狀申乞朝廷指揮欲乞鈞慈詳酌若欲存畱或欲津遣早賜施行俟得指揮或畱或遣本州即當遵守施行

再申省

照得本州准朝廷指揮津遣泗州人北還去畱隨其情



願內有願北還人李謙等五十九名已于七月十五日  
時支給錢糧津遣前錢去糧訖有願留董進等四十名已  
遵朝旨存留依舊月支錢米外却有郭珍等七十二名  
僧二人再三詢問堅稱發遣與不發遣乞申朝旨聽候  
指揮炎於本月十二日已具申訖乞早賜行下若朝  
廷矜恤此曹欲行存留即當遵守存留朝廷欲行發遣  
即乞明降指揮即當遵從津遣前去恐泗州人多已北  
去獨有郭珍等七十二名僧二人不當更津發遲滯須  
至申聞者

雙溪文集卷之十六

雙溪文集卷之十七

宋軍器大監光祿大夫婺源縣開國男王炎著

銘 贊 謚議

夫人汪氏墓銘

銘曰歎中諸汪英濟苗裔有御史濱生直五季時方亂  
離扞庇鄉里其後族居鱗溪之溪七世孫仔遺逸不仕  
號鱗溪翁以德以齒婉孌宜人翁之孫女愛其敏慧聘  
不輕許炎與宜人姑舅兄媚瓜葛因依遂歸王氏方其  
初歸夫家甚窶以姪從姑順承無忤攻苦食淡化治絲  
枲泊炎宦遊相正以義流落江湖備嘗艱阻晚入中都



稍獲燕豫升為命婦三拜恩賜豈意災生連失二子憂  
患之餘亦憇調護去國三年疾竟不起春秋六十而又  
一歲宜人所生七男二女六子短折家督唯怨四孫差  
肩今方稚孺二女遠嫁閩山鄂渚屬續之日不能奔赴  
既沒二年得地安厝洋峩之原環以流水鑿築幽居弗  
陋弗靡虛壙在左炎以自為百歲之後同居于此開禧  
改元月在建子望後八日幹乙支已揀茲良辰窀穸襄  
事川流不徙山鹿不弛既吉且安永利後嗣

像贊

外伯祖四友先生遺像贊

學淹博而趣約識高明而旨微文雅健而有法行  
而無疵生民之望後學之師其施不遐其蓄不貲道與  
時背志與頌違九原不作吾誰與歸

伯父冰玉老人遺像贊

不問有無知其如冰玉之清不校通塞知其如金石之  
靜所懷不試是曰有命繪事彷彿神清氣定凜然如生  
見者起敬

自贊寫真

昨在官所冰鑑為予寫真見者以為似曰展看不覺  
一笑贊之曰



吾我相對遂有二人蒼髯半雪顴角嶙峋此兩人者孰  
主孰賓其一疑立是色非真其一嘖咲是身非真真者  
為誰湛然一心此心維一亦有真妄妄心無實真心無  
相無寔冰解無相月朗不採金珠不陋草莽本無榮辱  
何有得喪十分明眼不見形狀畫史閣筆休生妄想

謚議

龍圖閣學士贈特進程公大昌覆謚文簡議

朝請即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皇弟吳  
興郡王府教授兼考功郎官王炎覆謚議曰君子所  
著見於世者其道有三德以成己才以集事言以

於斯三者苟有一焉皆足以不朽周公旦之謚文才德  
備也晉士燮趙武之謚文才德各有所長也魯臧孫辰  
之謚文其言立也文之謚一意旨所該括者富矣後世  
士大夫學識淺陋言詞卑弱寢不逮古於是名公鉅卿  
間有以文章議論奮立于一時諸儒之上者搢紳往往  
目為斯文之宗其歿也遂以文易名如唐權德輿韓愈  
李翱本朝楊億之流是也今特進程公其學富瞻而不  
雜其識精密而淵深其藝為文章則根柢六經與韓退  
之柳子厚相依倣而馳騁筆力駸駸上薄西漢續作者  
之流派立後學者之準的太常謚之曰文誰敢異詠然



文足以見其行已莅官立朝之大致故又附之以簡按  
謚法簡有數議一德不懈曰簡平易不訾曰簡正直無  
邪曰簡一德不懈太常議之詳矣然公才高而氣勁疑  
若不可附近而接引後進諄諄誘訓不倦焉苟有一善  
亶亶稱道不厭焉故在學校為師儒諸生敬之在州里  
為鄉先生鄉之子弟慕之是非平易不訾歟起于布衣  
自致達宦當官而行惟義是徇雖無崖異不肯瓦合未  
嘗毀譽更其守也太上龍潛公為宮僚及登大位公方  
閒退杜門謝事恬淡無求未嘗以進退動其心也是非  
正直無邪歟夫學問文章彰徹如彼德成行立超如

此合文簡議以定謚名不浮于其實也請如太常所議  
謚以文簡謹議





附錄

郡誌大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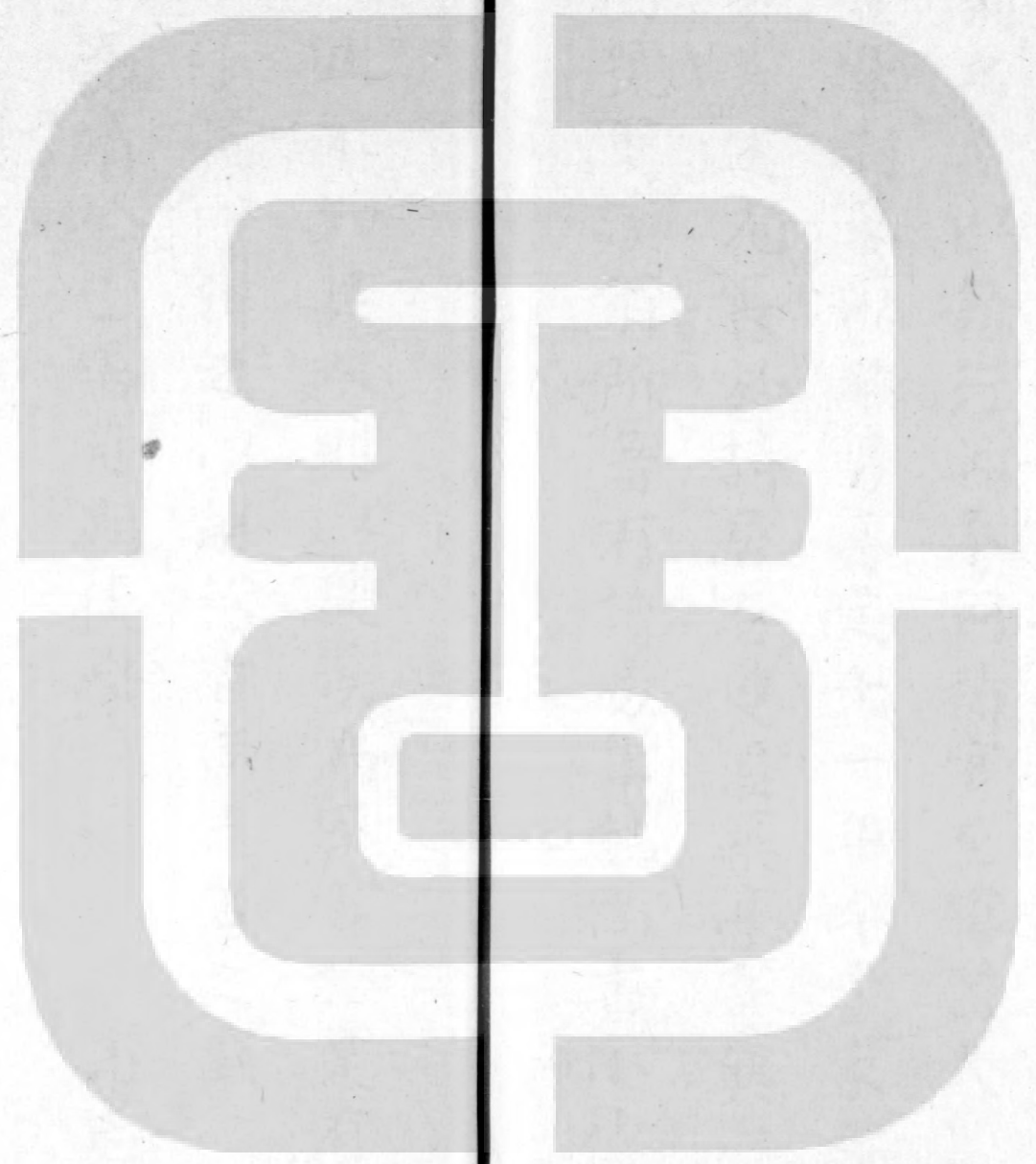
四明李以申撰

王炎字晦叔婺源武溪人提刑汝舟從曾孫自幼篤學  
 登乾道五年乙科調四明戶曹丁母憂再調鄂州崇陽  
 簿時張栻帥江陵聞而器之秩滿授潭州教授以教養  
 為己責提學蘇詡補一學職炎辨之蘇忿欲易教武岡  
 炎遂投檄出關諸生卷齋乞留不獲大帥李椿親出關  
 挽之竝車而回蘇悟乃以特立有守薦用改秩宰岳之  
 臨湘邑在蘆葦中蕭條特甚賦出無名會朝廷下蠲減  
 之令條陳宿弊得旨歲減三千八百餘緡邑賴以寬通



判臨將軍三攝郡政庭無留訟除太學博士遷秘書郎  
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陞著作郎兼考功郎吳興  
群王府教授又兼侍左兼禮部員外郎除軍器少監奉  
祠起知饒州尋與部使者不合去改知湖州湖甲浙右  
素號難理矣不畏強禦邸第貴介有撓政者矣註於牘  
曰汝為天子親亂天子法矣為天子臣正天子法至今  
人誦之卒以謗行再奉祠積官至軍器大監中奉大夫  
賜金紫封婺源縣男嘉定十一年卒于家年八十一平  
生多著述尤長於詩居有雙溪築亭寄興以白樂天自  
比因號雙溪翁所著有讀易筆記尚書小傳行於世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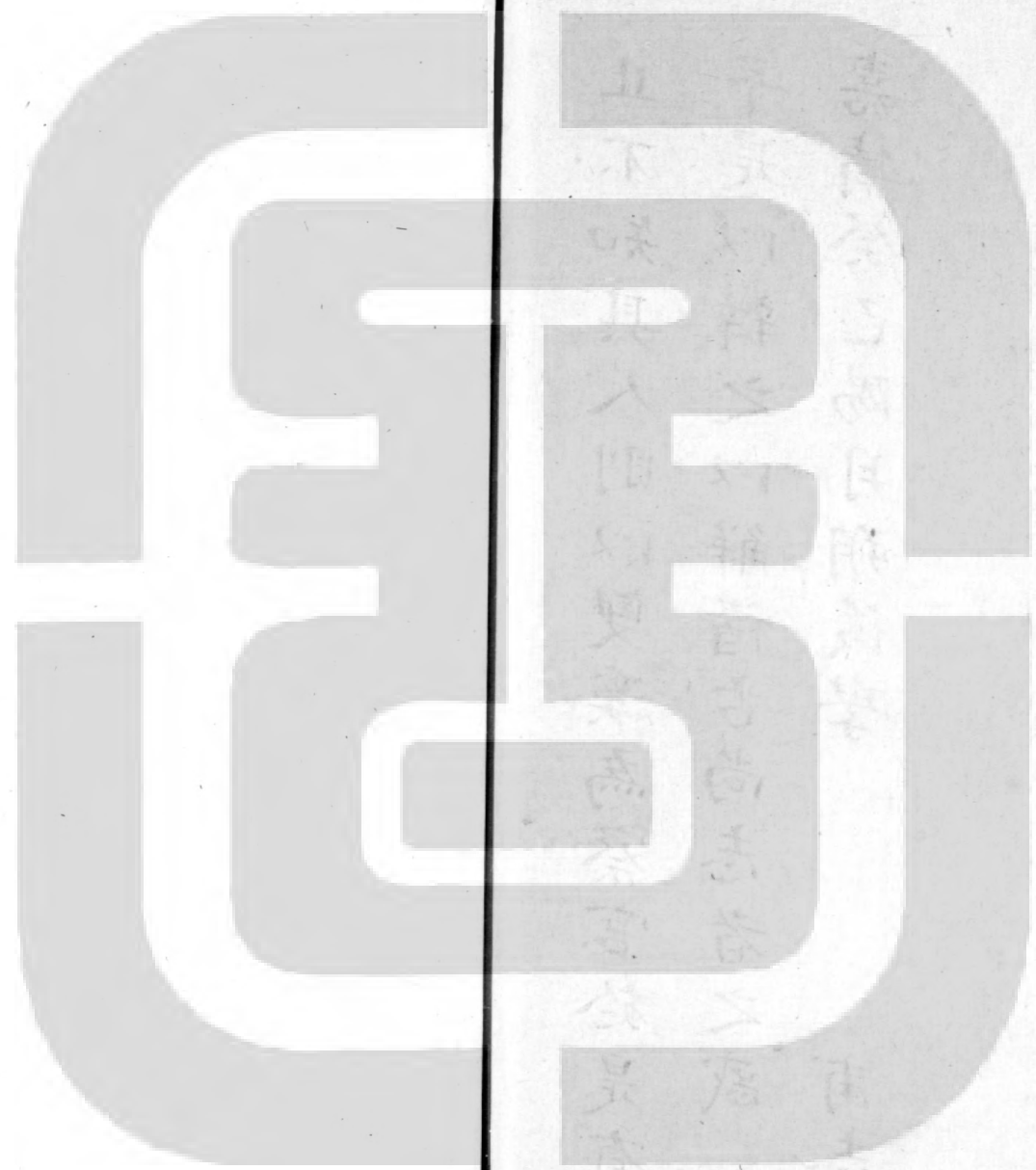


止不知其人則以雙溪為察官於是有紛紛之說  
予是以辨之以解稽古尚志者之惑

嘉靖癸巳陽月朔後學

甫志





嘉慶御覽  
卷之四  
書畫部  
畫譜  
山水  
吳昌碩





